

四書大全

內閣文庫			
漢			
冊數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5928
冊數	13 (13)
函號	276-21





學集註大全卷之十三

盡心章句上

淺草文庫

凡四十六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五章皆言性命之學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即大學之要法也論古聖賢凡十六章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學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

心者人之神明所以具眾理而應萬事者也新安程氏曰心

者神明之舍具眾理之心之體也應萬事心之用也大  
學章句釋明德或問釋致知之知字此釋心字太繁  
三處互性則心之所具之理而天又理之所從也  
相發云

者也。人有是心，莫非全體。然不窮理，則有所

以盡乎此心之量。去聲故能極其心之全體而無不盡

者。必其能窮夫扶音理而無不知者也。既知其理，則其

所從出亦不外是矣。朱子曰：天者理之自然，而人之

心之所得以生者也。心則人之所以主於身而具是

理者也。天大無外，而性稟其全，故人之本心其體廓

然亦無限。量惟其格於形氣之私，滯於聞見之小，是

以有所蔽而不盡。人能即事即物窮究其理，至於一

日會通貫徹而無所遺焉，則有以全其本然之體。而

吾之所以為性與天之所以為天者，皆不外此。而一

以貫之矣。伊川云：盡心然後知性。此不然。盡字大知

字零星。性者吾心之實理，若不知得，却盡箇甚。惟就

知上積累將去，自然盡心。人能盡其心者，只為知其

性。此句文義與得其民者得其心也相似。者字不可

不仔細看。○人之所以盡其心者，以其知其性，故也。

蓋盡心與存心不同。存心即操存求放之事，是學者

初用功處。盡心則窮理之至。廓然貫通之謂。所謂知

性即窮理之事也。須是窮理方能知性。知性之盡則

能盡其心矣。○性以賦於我之分而言。天以公共道

理而言。天便是箇大底，人便是箇小底。天吾之仁

知與事有厚薄則謂盡之為一而不知之為後是失其先後之倫也。以

知性則物格之謂盡心則知至之謂也。定作知至謂

則知天一條當何繫屬繫之知性之下。盡心之前

知性俱為一。事耶抑繫之盡心之下。乃知至又精

孰底事邪。朱子曰。知其性則知天矣。據此文勢只全

在知性裏說。問四下而不惑五下而知天命不惑

謂知事物當然之理。知天命謂知事物之所以然。便

是知天知性之說否。曰然。通考。勿齋陳氏曰。至誠無

息。至明無蔽。表裏精粗毫髮不遺。是曰盡性。體無

不統用無不周。充極其量。毫髮無疑。是曰盡心。

### 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

存謂操平聲而不舍上聲。養謂順而不害。事則奉承而不

違也。朱子曰。先存心而後養性。存得父子之心。盡方

存之。養之。即是事。心性即是天。故曰。所以事天也。知

性。是知得性中物事。既知得須盡。知得方始是盡。心

存其心。養其性。方始是做工夫處。如大學物格而後

知至。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知性也。知至者。高

心之所知。無不盡。盡心也。至於意誠。則存其心。養其

性也。聖人說知必說行。存心者。氣不逐物。而常守

其至正也。養性者。事必循理。而不害其本然也。心

性皆天之所以與我者。不能存養而枯之。則非所

以事天也。夫心具性。敬以存之。則性得其養。而無所

害矣。此君子之所以奉順乎天。蓋能盡其心。而終

之事。顏冉所以請事斯語之意。故敬者。學之終始。所

謂徹上徹下之道也。問。盡心存心。其

位存。莫是初存得這心否。曰。盡心也。未說

便須理。教十分周足。每

也。獨是初。初間固是。熟後也。只是存這存字無始終。只在裏。

氏曰：心是活物，須是操則存，不然便放。理須當順之，而不害。謂違悖而戕傷之，性本不以戕傷言，但為自家違悖，便是戕傷之也。奉承而不違，便只是存心養性事。○問：盡心知性，存心養性，上是知工夫，下是行工夫，然上下一節，知性在先，盡心在後，下一節，存心在先，養性在後，何也？潛室陳氏曰：知性，即窮理格物之學，是工夫最先者，盡心，即大學知至境界，存心，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忠矣。非存心外別有所謂養性工夫，故養性在存心下。○新安陳氏曰：人能存心養性，然後能事事合理，順乎天而無愧於天，之所以賦我者，此西銘所以曰：存心養性為匪懈。又曰：存吾順事，存心養性，即所以順事之本也。

夭壽不貳，脩身以俟，所以立命也。

夭壽命之短長也。貳，疑也。不貳者，知天之至，脩身以俟死，則事天以終身也。立命，謂全其天之所賦，不以

人為害之。朱子曰：夭壽不貳，不以死生為吾心之欣戚也。不貳，是不疑若一日未死，一日是

當百年未死，百年要是當這便是立命。既不以死壽貳其心，又須脩身以俟。左始能立命，不以死壽動心。一向亂做，又不可。夭壽不貳，便是知性知天之力，脩身以俟，便是存心養性之功。立命，下一句，更用通下

看此與西銘都相貫穿。○夭壽之不齊，蓋氣之所稟，有不同者，不以悅戚。其心而惟脩，有之正命自我而立，而氣稟之短長，非

論語曰：狗私，賊理，縱欲以修。

新安氏曰命之短言

此命字兼理與氣言通考朱氏公選

俟命以行言立命兼知行言行法以禮

事理言死壽不貳即是知命修身俟之即是俟命

知命俟命則是立命知命俟

命則命在天立命則命在我

○程子曰心也性也天

也一理也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自

存諸人而言謂之心張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

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

朱子曰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此

是總說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

之名此就人上說四句本只是一箇太虛漸細分說

得密耳由太虛有天之名便是四者之總體而不雜

乎四者之言由氣化有道之名氣化者那陰陽造化

金木水火土皆是太虛便是太極圖上面一圓圈氣

化便是陰靜陽動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有這氣便有

這理隨在這裏若無此氣這理在甚處安頓合性與

知覺有心之名知覺又是那氣之虛處聰明視聽作

爲運用皆是知覺○有是物則有是理與氣故有性

之名若無是物則不見理之所寓由太虛有天之名

只是據理而言由氣化有道之名由氣之化各有生

長消息底道理故有道之名既已成物則物各有理

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九峰蔡氏曰橫渠四語

只是理氣二字而細分由太虛有天之名即無極而

太極之謂以理言也由氣化有道之名即一陰一陽

之謂道之謂以氣言也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即繼之

者善成之者性之謂以人物稟受而言也合性

覺有心之名即人心道心之謂以心言也

程子曰集註舉程張一說

所得與虛分明於異處體益在

安陳氏曰天者理而已推以理言則將謂之天推以形體言則涉於淺今日欲推則虛之中有太極之理此由太虛所以有天之名也一陰一陽之謂道所以一陰而又一陽一陽而又一陰其所以化也化者所以然之妙也此由氣化所以有道之名也合大虛之虛與氣化之氣理寓於氣而具於人此合虛與氣所以有性之名也性理也知覺所覺此理也偏言知覺惟見氣之靈取必合性與知覺言之所以有心之名也以此剖析之其庶幾乎

**考**吳氏程曰天以理言虛則不雜於氣之名也一氣迭運交錯變化見天理之流行氣根於理而理隨氣此即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者也性純乎理而知覺則雜於氣此即人之神明所以具衆理應萬事者也○北山何文定曰張子所謂虛字指理而言蓋謂理形而上者未涉形氣故為虛爾下面合虛與氣言

之見得此虛字是指自然之理蓋謂有此太虛自然之理而因名之曰天然自然之理初無聲臭之可言也必其陽動陰靜消息盈虛萬化生生其變不窮因可得而見故曰由氣化有道之名夫以理之自然言太虛之體也道以理之運行言太虛之用也就此看則必氣聚而成人而理固亦聚於此方始有五常之名故曰合虛與氣有性之名所謂合虛與氣謂氣聚而理方聚方可指此理為性爾合字不過如孟子二五妙合之意心統性情性者理也情有氣之所為也故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愚謂**盡心知性而知天所以造其理也存心養性以事天所以履其事也不知其理固不能履其事然造其

理功不履其事則亦無以有諸己

必至於妄想空虛。知天而不以知事。盡也。事天而能修身以俟死。仁之至也。智而不盡。不知所以為仁。然智而不仁。則亦將流蕩不法而不

定以為智矣。朱子曰：盡心者，私智不萌，萬理洞貫，效也。學至於此，則知性之為德，無所不該，而天之

者不外是矣。存者在此，而已養者養此而已。生死不

異其心，而修身以俟其正，則不拘乎氣稟之偏，而天

之正命自我立矣。○大槩此章所謂盡心者，物格知

至之事。曾子所以一唯而無疑於一貫之言者是也。

所謂事天者，誠意正心修身之事。曾子所以臨深履

薄而無日不省其身者是也。所謂立命者，如是以

身為曾子所以啓手足而知免得正斃而無求者是

也。以是推之，下章之指略可見矣。○節齋蔡氏曰：此

章與大學中庸相表裏，窮其理以知天，即中庸

所謂智也。履其事以事天，即中庸所謂仁也。歿壽不

貳，修身以俟死，所以立命而不渝，即中庸所謂勇也。

與大學合前屢言矣。○雲峰胡氏曰：欲造其理，用

工夫全在知性上。知性有工夫，盡心無工夫，盡是大段

見功。知是積累用功，欲履其事者，用功全在存心上。

存心有工夫，養性無大工夫。存者操之而不捨，不

過順之而不善，取集註分理與事言。又分智與仁

何也。蓋能知其理，已自是智。然必不以歿壽貳其心

方見其為智。之能踐其事，已自是仁。然必脩之以

俟死，方見其為仁之至。流蕩不法四字，讀者多以為

指異端之學言。愚見流蕩與存養字相反，不法與

字相反。能存養則不至於流蕩，未能修身則所為無

不去者矣。流蕩不法，則是不能

之所與，而以人為害之者也。



○語曰莫非命也順受其正

人物之生吉凶禍福皆天所命然惟莫之致而至者

乃為正命故君子修身以俟之所以順受乎此也

指正命○朱子曰莫非命也此一句是活絡在這裏

看他如何來然在天言之皆是正命在人言之便

正有不正此命字是指氣言若我無以致之則壽夭皆是合當如此者如顏子之夭伯牛之疾是也

○雲峰胡氏曰莫非命也凡有生者之所同順受其

正能修身者之所獨○新安陳氏曰此命字氣師順

是故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

受其正理也立巖牆下非理也盡道而死

理也桎梏死非理也君子必以理御氣

命謂正命巖牆牆之將覆者知正命則不處

地以取覆壓之禍慶源輔氏曰立乎巖牆之下以致

天為之也蓋巖牆有傾覆之勢自家却去下面地

便是自取其覆壓也是故君子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非禮勿動○雲峰胡氏曰集註於此命字必曰正命

者蓋上文有莫非命也一句故死於巖牆之下

也但非正命爾惟知正命者則不立乎巖牆之下

新安陳氏曰巖牆下理不立立而壓死人所自取

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

命也

盡其道則所值之吉凶皆莫之致而正命也

戈死以患難如此干之類亦是正命也。孟子曰：正命又問以理論之則謂之正命以死生論之則非正命如何。曰：如何恁地說得盡其道而死者正命也。當死而不死却是失其正命。此處須當活看古人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學者須是於此處見得臨利害時便將自家研判了。直須是壁立萬仞始得。如今小有利害便生計較便說道恁地死非正命如何。得。○新安陳氏曰：盡其道即上章所謂脩身是也。

**桎梏死者非正命也**

桎梏所以拘罪人者。桎音質足械也。梏音沃反手械也。言犯罪而死。

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問：桎梏死者雖非正命然亦皆人所取非天所為也。以命言此乃自取如何謂之罪若在縲紲非其罪者不謂之犯罪。與立巖牆之下者同。

命。朱子曰：亦是自作而天殺之。但非正命耳。使文王死於羨里孔子死於桓魋却是正命。○新安陳氏曰：天之命於人吉凶禍福死生壽夭雖萬變而不齊人之事乎天必盡其道有正無邪則一定而不易能盡其道而值其吉且福且壽者固正命也。此似有以致之然我惟知自盡其道耳。初非有所覬覦於天而為之也。盡道而吉福壽自至焉。非天命之正而何苟盡其道不幸而值凶禍天是我於道理本無愧不道自值乎凶禍天耳。非我有以致之而然是亦命之正也。必不盡其道自取禍敗喪亡則自有以致之始不得為正命耳。○此章與上章蓋一時之言所以發其末句味。

盡之意。潛室陳氏曰：凡死雖均是命但盡道而無憾者為正。比干雖殺身正也盜跖雖延年非正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

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盡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章上理排定是謂知命既知得下。

於命須是盡了自家身分上道理無  
倫盡此道理了恁地死亦無憾是謂正命  
氏曰前章未句言立命是全其天之所付而不以人  
為害之者也此所謂桎梏死及死於巖牆之下是不  
知正命未免流蕩不法而以人為害之矣立命是已  
造聖賢之域知命是方入聖賢之階立在知後知在  
立先通考程氏復心曰上章止言壽效故集註又惟  
言及吉凶禍福皆天所受然惟人為莫與而天所自  
至者則為正命故上章所謂君子脩  
身以俟之者正所謂順受乎此也

○孟子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是求有於得也求在  
我者也舍上聲

在我者謂仁義禮智凡性之所有者

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也求在外者也

有道言不可妄求有命則不可必得在外者謂富貴

利達凡外物皆是○趙氏曰言為仁由已富

貴在天如不可求從吾所安去聲○朱子曰富貴身

縱使得之於身心無分毫之益况不可必得乎若義

理求則得之能不喪其所存可以為聖為賢利害甚

明○南軒張氏曰言求在我者有益於得所以擴天

理也言求在外者無益於得所以遏人欲也富貴利

達眾人謂已有求之之道然不知其有命焉固有求

而得之者矣是亦有命而非求之能有益也蓋亦有

巧求而不得者多矣以此可見其無益於得也○新

安陳氏曰此章言仁義禮智根於性

利達於他  
不可必求也

### ○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

此言理之本然也大則君臣父子小則事物細微其

當然之理無一不具於性分之內也

通考程氏復

生同乎一本其所以生此下物者歸其所以生萬物之理故下物之中莫不有萬物之理也所謂萬物皆備者亦曰有其理而已矣

### 反身而誠樂莫大焉

樂音洛

誠實也言反諸身而所備之理皆如惡

去聲惡臭好去聲

印

好色之實然則其行之不待勉強

上聲而無不利矣利順

也其為樂孰大於是

朱子曰萬物不是萬物之迹只是萬物之理如君臣之義父子

之親這道理本備於吾身誠是實有此理檢點自家身上果無欠缺事君真箇忠真親真箇孝莫不各盡其當然而無一毫之不盡則仰不愧天俯不作人自然快活然反之於身有些子不實則中心愧作不能以自安如何會樂橫渠謂反身而誠則不慊於心此說極有理○反身而誠見得本具是理而今亦不曾虧欠了他底若不反身而誠只是天下公共之理我無與焉○此乃躬行之至無一理不實有於吾身非為一時見處發也如仁義忠孝應接事物之理皆真有的而非出於勉強偽為也此是見得透信得及處到此地位則推己及物不待勉強而仁在我矣下言強怒而行者蓋言未至於此則尚

之蔽而求得夫天理之公也。○潛室陳氏曰反身者既足萬理皆實即渾身是義理流行何處不順務苟於實理無得即觸處滯礙無往而非逆境何樂之有。○雲峰胡氏曰此一反字只是自檢點過不是湯武反乏之反。通考程氏復

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

強勉強也。恕推已以及人也。反身而誠則仁矣。其有

未誠則是猶有私意之隔而理未純也。故當凡事勉

強推已及人庶幾平心公理得而仁不遠也。朱子曰

言忠無忠何以爲恕蓋有心爲恕則忠固在其中矣所謂無忠做恕不出兩字不容去一者正謂此也。若

自己心裏元自不實不盡更將何物推以及人以此見凡說恕字必有忠字在源頭了。今人皆不忠之恕惟務苟且於一時不復有已可推亦無復近仁矣。○反身而誠則恕從這裏流出不用勉強未到恁田地須是勉強。○問強恕而行曰此是元不曾恕在故當凡事勉強推已及人若反而誠則無待於勉強矣。強恕而行是要求至於誠。○雲峰胡氏曰強恕求仁即誠之之事。○此章言萬物之理

具於吾身體之而實則道在我而樂。音有餘聖賢之事。○朱子曰反之以恕則私不容而仁可得。學者之事。○身而誠自然循理所以

樂強恕而行且恁地把捉勉強做去萬物皆備於我下文反身強恕皆蒙此句爲義強恕者亦是他見得萬物皆備於我了只爭著一箇反身而誠便須要強恕上做工夫亦只是要去箇私意而已。

萬物自無不缺處矣。○新安陳氏曰樂莫大於心以無不備。何不愧俯不作形容。方見樂之味。集註雖不用此語。然曰如惡惡臭。好好色之實。然則是以大學誠意章自謙之意言之。而此意已在其中矣。誠與仁一理耳。實有此理則曰誠。純乎此理而無私則曰仁。未有誠而不仁者也。亦未有仁而不誠者也。程氏復心曰此言學者之事也。其階級分明。工夫有由。是而進。聖人之道庶乎其可至也。○朱氏公遷曰仁以學言。依於仁。與造次顛沛必於仁。是欲其不怠之也。仁為己性。死而後已。既欲其全體之。又欲其不息之也。力行強恕則由此而可體夫天理之公博。學篤志切。問近思則自可不失其本心之德。所以至之者雖不同。及其至焉則一也。

○孟子曰行之而不著焉習矣而不察焉終身由之而

不知其道者衆也

著者知之明察者識之精慶源輔氏曰著則明之言

方行之而不能明其所當然既習矣而猶不識其所

以然習謂行之積習既久所以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多也

慶源輔氏曰所當然是就事上說所以然是就理上說凡事皆有所當然必有理之所以然人能於方行之時明其事之所當然既習之後又識其理之所以然則能知夫道矣○勿軒熊氏曰此與上章通言有此三等入反身而誠上也強恕而行次也此承上章而言下等人也○新安陳氏曰天下事物有當然之則必有所以然之故行而不明當然之則習而不察所以然之故此為凡人言也易曰百姓日用而不知

終身由之而不知其道於此人無責也學者則不當  
然矣孟子斯言其亦憫凡人而不無望於學者與

○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

趙氏曰人能恥己之無所恥是能改行去聲從善之人

終身無復扶又反有恥辱之累矣南軒張氏曰恥者善

之未能進於善則善可遷恥吾之未能遠於過則過

可消苟惟漠然無所恥則為無所忌憚而已矣故人

當以無所恥為恥也○慶源輔氏曰恥者改過遷善

之機也人能以己之無恥為恥則思去其恥而恥可

○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

恥者吾所固有羞惡去聲之心也存之則進於聖賢失

之則入於禽獸故所繫為甚大慶源輔氏曰存之則

聖賢失之則無所不為故至

為機械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為機械下戒反變詐之巧者所為之事皆人所深恥而

彼方且自以為得計故無所用其愧恥之心也慶源

曰陷溺其心於機械變詐之巧則是無所不為者也

故人雖以為深恥而已方自以為得計其愧恥之心

雖其固有亦自窒塞而不復發見矣○雲峰胡氏曰

為機械之巧此巧字便與恥字相反恥則字正而有

所不為巧則行險而無所不為雖其本心未嘗無恥而彼方自矜其為之之巧則無所用其恥矣周夫子拙賦正是深貶此一巧字

### 不恥不若人何若人有

但無恥一事不如人則事事不如人矣或曰不恥其

不如人則何能有如人之事其義亦通新安陳氏曰前說以不恥

為無恥不如後說之明順其意蓋曰恥不如人則漸能如人不恥其不如人則何能如人之有或問

人有恥不能之心如何程子曰恥其不能而為之可

也恥其不能而掩藏之不可也慶源輔氏曰程子見用後說恥不能而為

之則終必能是以貴夫恥也恥不能而掩藏之則終不能矣是不能擴充夫恥也朱氏公遷曰此自其固有之心而言無恥之恥則無恥所以勸也不恥不若人則不若人所以戒也二者正相表裏

○孟子曰古之賢王好善而忘勢古之賢士何獨不然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或見之竟且猶不得或而况得而臣之乎好去聲樂音洛亟去吏反

言君當屈己以下去聲降也賢士不在道而求利二者勢

若相反此勢字不與本而實則相成蓋亦各盡其道

而已張子曰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若資仰其富貴而欲有所取則不能矣



氏曰在上者忘其勢而惟恐不得天下之在下者  
忘入之勢而惟義是從此為俱得其道使二者一曰  
而相合則上下交而為泰矣故王公不致敬盡禮於  
賢士雖欲數見之且不得况可得而臣之蓋士非以  
此自高也其道固當爾也○慶源輔氏曰君好善則  
不知勢之在己士樂道則不知勢之在人兩盡其道  
則雖若相反而實相成不然君挾其勢而驕夫士士  
懼於勢而徇乎君則兩失其道矣尚何足與有為哉  
○雲峰胡氏曰使為君者有以成賢士樂道之志而  
為士者肯出而成其君好善之美則上下交而為泰  
矣此集註所謂相成也○新安陳氏曰致敬內致敬  
也盡禮外盡禮也王公必致敬盡禮於賢是能好善  
而忘勢屈已以下賢也賢士必待君致敬盡禮而  
後應之是能樂道忘入之勢不枉道而求利也

○孟子謂宋句踐曰子好遊乎吾語子遊句音鉤好語皆去聲

宋姓句踐名遊遊說音說也

人知之亦貴人不知亦貴

趙氏曰五高許自得無欲之貌慶源輔氏曰遊說之士大病是

不識義理而惟欲其言之售故往往以人之知不知為欣戚是以孟子語以自得無欲之說○新安陳氏曰自得於己而無所欲於人非內重而外輕者不能也

曰何如斯可以貴音樂矣曰尊德樂義則可以貴音樂矣

德謂所得之善尊之則有以自重而不慕乎人爵之

榮義謂所守之正樂之則有以自安而不狃乎外物

之誘矣慶源輔氏曰尊如尊德性之尊樂如樂天知命之樂○新安陳氏曰能如此則自得無欲

之氣象自然著見而不可掩矣

故士窮不失義達不離道離力智反

言不以貧賤而移不以富貴而淫此尊德樂義見句形

反於行事之實也新安陳氏曰尊德樂義內在於心無迹可見必窮有定守而不失義

所謂貧賤不能移達有實用而不離道所謂富貴不能淫此乃尊德樂義者見於行事之實迹也

窮不失義故士得已焉達不離道故民不失望焉

得已言不失已也不失已如云民不失望言人夫

其興道致治聲而今果如所望也慶源輔氏曰窮不

其所守達不離道則能興道致治以慰斯民平日之所望

古之人得志澤加於民不得志脩身見於世窮則獨善

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見音現

見謂名實之顯著也新安陳氏曰內盡修身之實而

者非君子願乎其外各自著見於世蓋實之不可掩而欲以是自見也此又言士得已民不失望之實

新安陳氏曰得志兼善此民不失望之實不得志獨善此士得已之實也此章言內重

而外輕則無往而不善南軒張氏曰求者孟子使求之吾身而巳

夫士達所不離之道即其窮所不失之義也道言體義言用互相明取窮不失義則無慕乎外故有以自得於已一違於義則失已矣達不離道則凡其舉措設施無非道之所在故有以副民望也得志澤加於民其道得行也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惟義之安也其曰得志不得志云者蓋澤加於民雖所性不在焉而道行固亦君子本志之所欲也○雲峰胡氏曰內重是德義外輕是窮達嚴內外輕重之分者既不失其本性之善故窮亦善達亦善俱達則能使民皆歸於善窮則此身自不失其善耳

○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若夫豪傑之士雖

無文王猶興夫音扶

興者感動奮發之意凡民庸常之人也豪傑有過人之才智者也蓋降衷秉彝人所同得唯上智之資無

物欲之蔽為能無待於教而自能感發以有為也南軒

張氏曰興者興起於善道也文王風化之盛者必待風化之盛薰陶漸漬而後興起此眾民耳若夫豪傑之士則卓然自立無待於人雖無文王固自興起也此章勉人使自立耳○慶源輔氏曰文武興則民好善此中人以下之資也蓋無特立之操教之善則為善否則為惡矣唯豪傑之士無物欲之累以蔽其秉彝之天有過人之才以致其為善之力雖無聖人在上以教率之自能奮其特立之操以有為也孟子此言蓋欲學者不以凡民自棄而以豪傑自期耳

○孟子曰附之以韓魏之家如其自視然其過人遠矣歌音坎

附益也韓魏晉卿富家也歆然不自滿之意尹氏曰

言有過人之識則不以富貴為事南軒張氏曰以外物為重輕者不得

其欲則不足得則滿矣其滿與不足係乎外物者也若益以韓魏之家而自視歆然則是不以外物為重輕志存乎道義而已所進又可量乎其過人也遠矣

○孟子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以生道殺民雖死不怨殺者

怨殺者

程子曰以佚道使民謂本欲佚之也播穀乘屋之類

是也。以生道殺民謂本欲生之也除害去去聲惡之類

是也。蓋不得已而為其所當為則雖符勿民之欲

而民不怨其不然者反是朱子曰彼有惡罪當歆

後殺之以安眾而勵其餘此以生道殺之也彼亦何

怨之有。○慶源輔氏曰播穀乘屋之類雖不免於勞

然其本意則乃欲佚之而已故雖勞而不怨除害去

惡之類雖不免於殺然其本意則乃欲生之而已故

雖死而不怨殺者。○不得已者事也為其所當為者

理也事雖不得已而吾但為其理之所當為故雖勞

乏殺之可謂拂民之欲矣而民自不怨不然則是私

其所謂勞與殺之事哉。○新安陳氏曰事不得而理實所當為則雖拂民之私欲而實其民之心故民雖勞且死而自不怨也。

○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反老

驩虞與歡娛同皞皞廣大自得之貌程子曰驩虞有

所造為而然豈能久也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王

通曆帝堯之時有老人擊壤於路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於我何哉風土

云擊壤者以木為之長三四寸形如履版置於地以手擊之為戲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遷於三四十步以手擊

摠之中者以為上如天之自然乃王者之政楊氏曰所以致

人驩虞必有違道于譽之事若王者則如天亦不

力呈反入喜亦不令人怒慶源輔氏曰霸者亟民之

之歡娛然豈能久哉事過意息則忘之矣至於王者則如天道之自然當生則生當殺則殺而民自忘其

喜怒也○新安陳氏曰二如字似恂恂如蹶蹶如之如語助辭也霸者之民感上之惠而驩虞如霸功淺

近易悅故也王者之民忘上之德而皞皞如王道廣大深遠而無迹故也

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而不知為者

此所謂皞皞如也庸功也周禮曰民稷氏曰稷字相

之四。明人因民之所惡去聲而去去聲之非有於於殺之也何

怨之有新安陳氏曰即上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非

有心於利之也何庸之有輔其性之自然使自得之

故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所為也慶源輔氏曰因民

自得夫善如堯所謂匡之直之輔之翼之使自得之

是也惟其如是故民日遷於善而不知誰之使我如

此也此即程子所謂耕田鑿井帝力何有於我之事

夫君子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言小

補之哉夫音扶

君子聖人之通稱也所過者化身所經歷之處即人

無不化如舜之耕歷山而田者讓畔陶河濱而器不

苦窳音愈也所存者神心所存主處便神妙不測如孔

子之立斯立道針去聲斯行緩斯來動斯和莫知其所以

然而然也此句釋神字是其德業之盛慶源輔氏曰德以

業以其見於神字乃與天地之化同運並行舉一世而甄

吉延反陶之非如霸者但小小補塞先則其罅虛語漏

而已此則王道之所以為大而學者所當心也

曰所存者神在已也。所過者化及物也。○孟子曰：經歷不必爲經行之地。凡其身之所臨政之所及，風聲氣俗之所被，皆謂經歷。程子直以所過者化爲及物。蓋言所過者化，則凡所經歷物無不化，不必久於此而深治之。然後物從其化也。其曰在已者，蓋以化者無意而及物，此則誠於此而動於彼，其感應之速，如影響形聲之召，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是則所謂神爾。○問所經歷處皆化，如此卽是民化之，非大而化之之化。曰：作太化之化，有病只是所經歷處纔露著些，便化雷一震而萬物俱生，種霜一降而萬物皆成，實無不化者。書曰：俾予從欲以洽，四方風動，亦是此意。○存是自家主意處，便神妙不測，亦是人見其如此。○上下與天地同流，重鑄一番，過相似小補，只是逐片逐此子補綴。○自王者之民皞皞如也，而下至此皆說王者功用如此。○南軒張氏曰：霸者之爲利小，而近目前之利民歡樂之。王者之化遠而大，涵養斯

民富而教之。民安於其化，由於其道而莫知其所以然也。○新安陳氏曰：過化存神，所存主者其體也。所過者化，以其所存者神也。若此，則上下與天地同流矣。言其配化育之流行也。視霸者之區區求以利之者，不亦小乎？夫以王者功用之大，其本在於過化存神而已。而此二者又存神爲之主焉。○孟子辨王霸，屢矣。此又言王霸之民其不同如此。首以霸與王對說，中言王而不及霸，末方以小補綴上霸者之事。

孟子曰：仁言不如仁聲之入人深也。

程子曰：仁言謂以仁厚之言加於民，仁聲謂仁聞去聲

謂有仁之實而爲衆所稱道者也。此尤見仁德之昭

著故其感人尤深也。慶源輔氏曰：仁言如書所載訓誥誓命之類是也。仁聲如分

孟子九卷 卷之三  
聞太王爲仁人伯夷太公  
聞文王善養老之類是也

### 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

政謂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謂道去聲德齊禮所

以格其心也

慶源輔氏曰善政亦非徒尚夫法度禁令也固亦有德行乎其間但道之以政齊之以刑終不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者得民之心感而誠服也

###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

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也得民心者不遺其

親不後其君也

南軒張氏曰善政立而後善教可行所謂富而教之者也孟子論得民心

必歸之善教者蓋至此而後爲得民之至也○慶源  
輔氏曰百姓足而君無不足者取之有道用之有節  
故民先自足而君亦無不足也不遺其親不後其君  
使民之於君親之如父母愛之如四體尊而敬之則  
得其財與無不足又有不足道者矣○雲峰胡氏曰  
孟子之意蓋謂使民畏不如使民愛得民財不如得  
民心然善政得民財一句集註又恐後世貪君汙吏  
借此以藉口訓之曰得民財者百姓足而君無不足  
也意謂無善政則百姓不足君孰與足矣然有善政  
以得民財孟子猶以爲不如善教之得民心况後世  
無善政而取民之財者哉

○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良者本然之善也。程子曰：良知良能者，無所由及出。

於天不繫於人。西山真氏曰：善出於性，故有本然之能，不待學而能本然之知，不待學而

也。知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

也。長上聲。下同。

孩提，二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愛親敬長所

謂良知良能也。慶源輔氏曰：孩提而下，又所以指其良知良能之在人者，曉之是豈待學而後能慮而後知哉。

○新安陳氏曰：孩提知愛親敬兄與能愛親敬兄，此蓋指良知良能之先見而切近

者以曉

久也。

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

言親親敬長，雖一人之私，然達之天下，無不同者，所

以為仁義也。朱子曰：無他達之天下，只說達之天下，無別道理。○問：仁義不止於孝弟，而孟子以為達之天下，還是推孝弟之心以友愛天下，即是仁義否？

潛室陳氏曰：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言人心所同然也。親親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新安陳氏曰：親吾親，敬吾長，雖一人之私，然推而達之天下，則人人皆親親敬長，無不同者，此人心天理之公也。親親仁之實，敬長義之實，仁義不待外求，不過即入之本心，可通乎天下之人心，而仁義不可勝用。

孟子九卷之三  
矣。正以愛親敬兄出於良知良能。凡人之性無不同。此本然之善故也。

○孟子曰：齊之居深山之中，與木石居，與鹿豕遊，其所  
以異於深山之野人者，幾希。及其聞一善言，見一善行，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也。

居深山謂耕歷山時也。蓋聖人之心至虛至明，渾

然之中，萬理畢具。新安陳氏曰：此由其感而應之用，  
而推原其未感未應之體如此。

一有感觸，則其應甚速而無所不通。新安陳氏曰：善  
言善行皆是感

觸我者，聞而急聽之，見而急行之。若決江河，沛然莫禦，  
乃其應之甚速而無不通者矣。非孟子

造道之深，不能形容至此也。問舜聞善言，見善

莫能禦，其未有所聞見時，氣象如何。朱子曰：湛然而

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而不可禦。○南

軒張氏曰：所謂善言善行者，豈有外於舜之性哉。惟

舜之心純乎天理，故聞善言，見善行，不待勉強而自

趨沛然。若決江河之莫禦也。○新安陳氏曰：孟子又

嘗曰：大舜有大焉，善與人同。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

爲善。與此章實互相發。蓋舜之心，萬善之感會也。聞

見天下之善，因感觸吾心之善，卽勇於從之，合而爲

○孟子曰：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如此而已矣。

季氏曰：有所不爲，不欲，人皆有是心也。至於私意一

萌而不能以禮義制之則為所不為欲所不欲者多

矣能反是心則所謂擴充其羞惡之心者而義不

可勝平聲用矣故曰如此而已矣羣陽范氏曰君子所

為者不義也所可欲者善也所不可欲者不善也不

為不義則所為皆義不欲不善則所欲皆善君子之

道止於如此而已矣朱子曰人心至靈其所不

為不道欲之事何嘗不知但初間自知了到計較利

害却自以為不妨便自冒昧為之欲之取今既知其

所不當為不當欲者便從這裏截斷斷然不為不欲

故曰如此而已矣勿軒熊氏曰此大學誠意章事

無為其所不為是就躬行上克治所謂志士厲行守

之于為也無欲其所不欲是就心之發念處克治所

謂哲人知幾誠之於思也雲峰胡氏曰有所不為

有所不欲是本來羞惡之心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

所不欲是能擴充其羞惡之心為是一身之動欲是

一念之動不惟謹其動而且謹其動之幾是真能擴

充其羞惡之心而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李

氏之說上言禮義下言義者蓋以義制事則能不

為其所不當為以禮制心則能不欲其所不當欲故

○孟子曰人之有德慧術知者恒存乎疾疾知去聲疾

德慧者德之慧慧聰術知者術之知警也疾疾猶災患也

言人必有疾疾則能動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也慶

輔氏曰德之慧謂慧德也。與昏正相反。術之智謂智術也。與愚正相反。疾疾則非真是病。故曰猶災患也。人惟有災患。竦動其仁義禮智之心。堅忍其食色臭味之性。故能增益其所不能。而有夫德慧術智也。

獨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故達

孤臣遠臣。獨惟也。不。孽子。庶子。皆不得於君親而常。

有疾疾者也。達謂達於事理。即所謂德慧術智也。

張氏曰人平居無事。漠然不省。唯疾疾加焉。則動心忍性。有所感發。故慧知由此而生。危故專上。而不敢肆。深故精審。而不敢忽。專精之極。故於事能通達也。處安樂者。誦斯言。可不思。逸豫之溺。久而深。戒懼。當憂患者。誦斯言。可不念。其為進德之地。而自勉勵。○新安陳氏曰此章與舜發。猷。臬。互相發。故集

註及南軒之說。皆因動心忍性以釋此章。人苟屢憂患之境。處孤孽之勢。當知天以是玉我於成。勿自沮而淡。自力。予以進其德。蓋其術。庶幾操心危而卒無危。慮患深而卒免患。而至于達乎達。則德必慧術必知。而疾疾不能為吾患矣。

○孟子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

阿徇以為容逢迎以為悅此鄙夫之事妾婦之道也。

慶源輔氏曰阿徇為容謂長君之惡以求容其身者逢迎為悅謂逢君之惡以求君之悅也。

有安社稷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

言大臣之計安社稷如小人之務悅其君眷眷於此

而不忘也慶源輔氏曰此即所謂天理人欲同行而異情也其眷眷不忘雖同而其情則異一則務為容悅之私一則務安社稷以為忠也

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

民者無位之稱以其全盡天理乃天之民故謂之天民必其道可行於天下然後行之不然則寧沒世不見知而不悔不肯小用其道以徇於人也

**張子曰必**

功覆敷救斯民然後出如伊呂之徒雲峰胡氏曰伊尹為天民之先

覺此則曰有天民者旨意不同蓋前所謂天民者皆稟氣於天均之為天生之民此則以其全盡天理乃

天之民也○新安陳氏曰伊耕莘呂鈞渭之時可當天民之名使不遇湯文則沒世不出必矣此提天民主其不輕出而言非以伊呂等後來出當大任而言也

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

大人德盛而上下化之所謂見形句龍在田天下文

明者龜山楊氏曰物正物自正也大人只是正己而已若物之正何可必乎惟能正己物自然正此

乃篤恭而天下平之意○慶源輔氏曰上謂君下謂民大人德盛故君民無不化大人正出而天下文明

是聖人之事也○雲峰胡氏曰易乾卦九二九五皆稱大人九二見龍在田天下文明在下之大人也九五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在上之大人也孟子所言

四者雖人品不同然皆在下而為臣者也故以乾九

一當 ○此章言人品不同略有四等容悅佞臣不定

言安社稷則忠矣然猶一國之士也天民則非一國之士矣然猶有意也無意無必唯其所在而物無不

化惟聖者能之 宋子曰天民專指未得位者為大人則其德已著○南軒張氏曰以事是君

為容悅者慕爵祿而從君者也以安社稷為悅則志在乎功業者也與為容悅者固有間矣然未及乎道義也蓋志存功業則苟可就其功業而遂其志則亦所屑為矣古之人惟守道明義而已雖有蓋世之功業在前可為而在在我者有一毫未安則不取猶也天民者必明見夫達而其道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蓋其所主在道而非必於行也謂之天民者言能全夫天理者也天之生民者其理無不具而人之虧欠者

多矣故程子謂天民為能踐形者也以其在下而未達故謂之民若伊尹之在莘野是也正已而物正之者正已而物自正也若規規然有意於正物則其道狹矣至正而天下之感無不通焉固有不信而信不令而從者矣秦漢而下其間號為賢臣者不過極於以安社稷為悅而已語夫天民事業則鮮也○慶源輔氏曰猶有意如程子所謂伊尹雖聖人終是有任底意思在是也木人則聖人矣如周公孔子方能當之周公在上而能使天下文明者也孔子在下而能使萬世文明者也至公無私進退以道周公之無意無必也仕止久速無不可孔子之無意無必也○新安陳氏曰志於道德者功名不足以累其心志於功名者富貴不足以累其心事君為容悅志於富貴者也安社稷為悅志於功名者也春秋列國名卿可以當之若天民者則志於道德矣然猶未能純乎道德而無意於功名也至於大人則純乎道德之自然

而功名不足  
以累其心矣

○孟子曰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樂音洛王與皆去聲

下並同

南軒張氏曰君子之樂樂其天也於下文三者得其樂則視王天下之事如太虛中浮雲耳果何與於我而況其他哉

父母俱存兄弟無故一樂也

此人所深願而不可必得者今既得之其樂可知

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二樂也

程子曰人能克己則仰不愧俯不作心廣體胖其樂

可知有息則餒矣新安陳氏曰本文無克己之意此程子推原所以能不愧不作之由

而示人以其要也人所以俯仰愧作累於己私耳克去己私則內不愧於心所以仰不愧於天俯不作於人。心廣體胖之樂不期其然而然矣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樂也

盡得一世明睿俞例之才而以所樂乎己者不愧不作之樂

教而養之則斯道之傳得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其澤矣聖人之心所願欲者莫大於此今既得

之其樂為如何哉

慶源輔氏曰此樂與胡自遠來之樂同而有天焉

○新安陳氏曰朋

自遠來其言平而易遂得天下英才其言高而難必孟子之門僅一樂正子亦恐未足以當此

○韓子曰

軻之歎不得其傳焉是孟子於此一樂亦終不能得也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存焉

林氏曰此三樂者一係於天一係於人其可以

自致者惟不愧不作而已學者可不勉哉

南軒張氏曰三樂之

中仰不愧俯不作其本歟蓋不愧不作在我可得而勉者也使吾胸中多所愧作則雖處父母兄弟之間固亦不得而樂其樂也所以教育天下之英才者是吾之不愧不作者也自不能無愧作則雖得英才亦

何以為教而有此樂哉

○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

樂音洛下同

地闢民聚澤可遠施故君子欲之然未足以為樂也

也

中天下而立足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

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故君子樂之然其所得

於天者則不在是也

朱子曰此君子是通聖人而言慶源輔氏曰二者皆施仁之事

但有一國與天下之辨故所欲未足以為樂至於樂則博施濟衆聖人之事也所欲極於所樂固亦非



性外事但於吾性所受之全體則初無增損也。○雲  
峰胡氏曰前章君子三樂所樂在所性之中此章君  
子樂之所性在所樂之外何也曰中天下而立達而  
在上者之事君子之所性固不以達而在上有所加  
也故君子雖樂乎此而所得乎天者不在此也或  
曰集註前謂斯道傳之者衆而天下後世將無不被  
其澤此謂其道大行無一夫不被其澤皆曰道曰澤  
而此則所性不存焉何也曰斯道傳之者衆萬世之  
澤也其道大行一時之澤也況其道大行必中天下  
而立能之是道有待於位而後行不如是則不能行  
此君子雖樂乎此而所性不存焉若夫盡得一世明  
睿之木而以所樂乎已者教而育之以已之天覺彼  
之天聖人之心淡樂乎此而其樂即在性分之內且  
孟子於三樂則曰王天下不與在於中天下而立則  
曰所性不存分而言之故自大有間哉通考朱氏公  
遷曰君子之樂不同有天倫之樂有及人之樂有盡

已之性而自謙以為樂是皆本乎道心之正也孟子  
告時君以與民同樂者凡三章此又樂之出於人心  
也者

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雖窮居不損焉分定故也去分

分者所得於天之全體故不以窮達而有異朱子曰

生來承受之性君子所性只是這一箇道理雖達而  
為堯舜在上亦不是加添此子若窮而為孔孟在下  
亦不是減少此子蓋這一箇道理合下都定了更添  
減不得○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固是人所欲與  
其處猷前之中孰若進而得行其道使天下皆被其  
澤要得出行其道者亦是人之所欲但其用其舍於

我性分之內本不相關進而大行退而窮居於我性分之內無所加損

君子所性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粹然見於面盎

於背施於四體四體不言而喻粹音粹見音現盜烏浪反

上言所性之分與所欲所樂不同此乃言其蘊委粉反又

去聲也仁義禮智性之四德也四德即性之蘊蓄者根本也生發

見形句反下同也粹然清和潤澤之貌盎豐厚盈溢音逸之

意施於四體謂見於動作威儀之間也喻曉也四體

不言而喻言四體不待吾言而自能曉吾意也蓋氣

稟清明無物欲之累則性之四德根本於心其積之

盛則發而著見於外者不待言而無不順也新安陳氏曰順

謂順其則也當玩味根字生字其根深則其積盛其積盛則其生發自不可遏矣

面盎背皆積盛致然四體不言而喻唯有德者能之

朱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便見得四端著在心上相

離不得纔有些子私意便刻斷了那根便無生意譬

如木根著在土上方會生其色也粹然便從那根上

發出來且性字從心見得有這心便有許多物在其

中○君子氣稟清明無物欲之累故合下生時這箇

根便著于所以生色形見於外衆人則合下生時便

根底心便沒了禮之根有黑暗底心便沒了智之根都各有二重隔了而今人便只要去其氣稟之隔教四者之根著土而已。○四體不言而喻是四體不待命令而自如此如手容恭不待自家教他恭而手容自然恭足容重不待自家教他重而足容自然重。○**覺軒蔡氏曰**先師云看文字當看本意又看句語中何字最切要仁義禮智根於心根字甚有意蓋根於心者培養得厚盛則發於外者自然粹面盎背到得手足順便不覺其所以然。**通圖**朱氏公遷曰言性自理而言止言心之理而事物之理在其中也。子貢舉夫子所言性與天道之大凡則汎以人心之理言乏也。孟子以性之全體言故謂仁義禮智根於心。子思即誠之體用言故以仁知皆為性之德謂之德性者本其得於天而言也。謂之性之德者自其蘊諸我而言也。尊之則為存心之事知之養之則為知行兼盡之事。知其有性而不謂之命則為以理御氣之事。

○此章言君子固欲其道之大行然其所得於天者

則不以是而有所加損也。新安陳氏曰道之大行如堯舜固所樂也而於性分

亦何加窮居如孔孟亦非所戚也其於性分亦何損此君子所以惟也蓋其性分之在內者而無所慕於外者也在

○孟子曰伯夷辟紂居北海之濱聞文王作興曰盍歸

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太公辟紂居東海之濱聞文

王作興曰盍歸乎來吾聞西伯善養老者天下有善養

老則仁人以為己歸矣。辟云聲下同太他蓋反。

已歸謂已之所歸餘見形句反前篇新安陳氏曰仁人指伯夷太公

前篇以為太老此以為仁人達尊二齒德居其二太老以齒言仁人以德言也

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匹婦蠶之則老者足以衣帛矣  
五母雞二母彘無失其時老者足以無失肉矣百畝之  
田匹夫耕之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本去聲

此文王之政也一家養母雞五母彘二也餘見前篇

**通考**趙氏惠曰孟子言五畝之宅者三梁惠王上首尾言之此首篇之首尾也至七篇又言而語加詳此一書之首尾也孟子拳拳王道不越乎此寓意深矣

帛

所謂西伯善養老者制其田里教之樹畜導其妻子使  
養其老五十非肉不煖七十非肉不飽不煖不飽謂之  
凍餒文王之民無凍餒之老者此之謂也

田謂百畝之田里謂五畝之宅樹謂耕桑畜許六謂反

雞彘也趙氏曰善養老者教導之使可以養其老耳

非家賜而人益之也南軒張氏曰以伯夷太公之事觀之則知天下有善養老者則

仁人必歸之蓋善養則其仁心之所存仁政之所行可知矣仁人見其然是以樂從之○慶源輔氏曰若無孟子此說則人將謂文王之養老只如後世尊養三老五更之禮文而已

孟子卷之九 卷之九 三十一

○孟子曰易其田疇薄其稅歛民可使富也易歛皆去聲

易治也疇耕治之田也教民務本

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勝音

教民節儉則財用足也

民非水火不生活昏聩叩人之門戶求水火無弗與者

至足矣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

民焉有不仁者乎焉於虔反

水火民之所急道其愛之而反不愛者多故也尹氏

曰言禮義生於富足民無常產則無常心矣華陽范氏曰先

王養天下之民非人人衣食之也唯不奪農時則皆得治其田疇恭儉節用則可以薄其稅歛此一者便富足之道也又曰聖人之治天下既庶而後富之既富而後教之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所謂菽粟如水火則民無有不仁堯舜三王之盛皆由此道也○新安陳氏曰禮義常心即所謂仁也使菽粟如水火之多則民皆能推有餘以濟不足必不至於慳吝不仁矣有餘則易公其有所以無不仁不足則各私其有焉得仁夫聖人治天下政事亦多端矣然其大本在養民而已民以食為天使民足其食之天不在乎他在使民務本以豐財之源儉約以節財之流而已孟子言治鑿鑿皆實如此

○孟子曰孔子登東山而小魯登太山而小天下故觀

孟子卷之九 卷之九 三十一

於海者難為水遊於聖人之門者難為言

此言聖人之道大也東山蓋魯城東之高山而太山

則又高矣此言所處上聲益高則其視下益小所見既

大則其小者不足觀也難為水難為言猶仁不可為

象之意慶源輔氏曰觀於海則天下之水皆不足以

足以動吾之聽亦猶仁則天下之眾皆莫能與之敵

故亦曰難為眾也○潛室陳氏曰仁不可為眾言仁

觀水有術必觀其瀾日月有明容光必照焉

此言道之有本也瀾水之湍急處也明者光之體光

者明之用也觀水之瀾則知其源之有本矣觀日月

於容光之隙乞逆反無不昭則知其明之有本矣新安陳氏

曰一者皆是於其用處知其本承上文以此聖道之所以大者以其有本也

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

不達

言學當以漸乃能至也成章所積者厚而文章外見

形句也朱子曰成意是做得成片段有文理可觀如

貢之辨于路之勇都是真箇做得成了。不是半上落卜。今日做得明白又休。達者定於此而通於彼也。慶源輔氏曰如自有諸已之謂信至於險矩其間次第皆是足於此而通於彼須實體之方知其味非妄想虛空者所能測識也。○新安陳氏曰盈科而後進已見前篇盈而行者溢於此而流於彼也。○此章言聖人之道大而有本學之者必以其漸乃能至也。朱子曰此一章如詩之有比興比者但比之以他物而不說破其事如鶴鳴於九臯之類是也。此之觀水有術至容光必照焉似詩之比興則引物以發其意而終說破其事如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之上引甕兔柔木之類是也。此之以登山觀海興起遊聖門難為言以流水不盈科不行興起為道不成章不達似詩之興也。君子之志於道不成章

不達蓋人之為學須是務實乃能有進。若這裏工夫欠了分毫定是要透過那裏不得。○慶源輔氏曰聖道之大固有其本矣。然自學者言之以又豈能下蹴而遽至哉。故又以水必盈科而後行君子之志於道必成章而後達。蓋曉之以見學者當務實而有漸。不可躐等。陵節懸空妄想而卒歸於無所得。通考東陽許氏曰第一節兩言登山謂所處地位高則視下愈小觀海難為水謂所見大則小者不足觀聖門難為言謂既聽聖人之言則餘人之言皆不足聽。第二節言聖人之道有本故用不窮。第三節學者當學聖人以漸而進不可躐等也。○朱氏公遷曰此章不成章不達是進道必以其序中庸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及孟子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皆是行道必以其序進道不以序則必躐等而陵節行道不以序或至倒行而逆施斯所以貴乎有序也。此舉其本體而以用功之道言之。

○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爲善者舜之徒也

孳孳與勤勉之意言雖未至於聖人亦是聖人之徒也

徒也

雞鳴而起孳孳爲利者蹠之徒也

蹠盜蹠也。蹠與跖同。

欲知舜與跖之分無他利與善之間也

程子曰言間者謂相去不遠所爭毫末取善與利公私而已矣才出於善便以利言也

問這箇利非是有心於爲利只是理

不明纔差些便入那邊去。朱子曰然纔差向利邊去只見利之爲美矣。○間是兩者相並在這裏一條路做這邊去一條路做那邊去所以謂之間。

楊氏曰舜蹠之相去遠矣而其分乃在利善之間而已是豈可以不謹然講之不

孰見之不明未有不以利爲義者又學者所當深察

也。朱子曰程子嘗言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

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如此則

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

者鮮矣。此太學之道所以雖以誠意正心爲重而必

以格物致知爲先也。○新安陳氏曰善與利之間察

之貴乎精而爲善之力守之貴乎察之精致知之

事也守之一力行之事也察之不精則認利爲義認



焉者有矣必精以察乎善利之間而不雜一以守其  
為善之力而不移則庶乎不流為蟻之歸而人皆可  
為舜者將真可以為舜矣此章亦所以遏人欲擴天理也  
物如何為善程子曰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慶源輔氏  
曰程子又教人以靜時工夫也動靜相涵敬義兩立學學不已  
則庶乎可以進於聖人之學矣○新安陳氏曰未接  
物時敬以直內以立其本及接物時義以方外以達  
其用此動靜交養內外夾持之功皆所謂為善也必  
如是而後為善之功始密矣不然則未接物時為無所用其為善之力乎

去聲 ○孟子曰楊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為我之為

楊子名朱取者僅足之意取為我者僅足於為我而已不及為亦去聲人也列子稱其言曰伯成子高不以

一毫利物是也此失之不及者也○列子楊朱篇楊子曰伯成子高不以一毫利物舍國而隱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今人不損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楊朱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聽○宋子曰莊子數稱楊子吾恐楊氏之學如今道流修煉之士其保養神氣雖一句話不妄與人說只是箇道一遙物外僅足其身微似義耳然不相似也

墨子兼愛摩頂放踵利天下為之放去聲

墨子名翟兼愛無所不愛也摩頂摩突其頂也突。陟沒反

觸放至也此失於太過者也。○南軒張氏曰摩其頂也。以至踵一身之間凡可以利天下者皆不

也借

### 子莫執中執中為近之執中無權猶執一也

子莫魯之賢者也知楊墨之失中也故度待洛反於二

者之間而執其中近近道也權稱去聲直為反也所

以稱稱聲物之輕重而取中也執中而無權則膠於一

定之中而不知變是亦執一而已矣程子曰中無定體惟達權然後

能執之。○龜山楊氏曰聖人所謂權者猶權衡之權量輕重而取中也用之無銖兩之差則物得其平矣今夫物有本重而未輕者執其中而不知權則物失其平非所以用中也程子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如字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

家則廳非中而堂為中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

中推此類可見矣新安陳氏曰不可如子莫之固

執耳非謂堯舜湯識得則事事物物皆有自然之中

不待安排安排者直畧反則不中矣程子曰楊子拔一

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子莫執中欲執此二

者之中不知怎麼執得○朱子曰三聖相授尤執厥

中與子莫執中文同而意甚蓋精之之餘無海非中其曰允執則非徒然執之也子莫之執中其為我不敢為揚朱之深其兼愛不敢為墨翟之過而於二者之中執其一節以為中耳故由三聖以為中則其中活由子莫以為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隨時隨事而無不中中之死者非學聖人之學不能以權之而常適於中也權者權衡之權言其可以稱物之輕重而遊移前却以適其中蓋所以節量仁義之輕重而時措之者也程子謂子莫執中比揚墨為近而中則不可執也當知子莫之執中與舜禹湯之執中不同則知此說矣蓋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不中故又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欲求夫所謂中者而執之則所謂中者果何形狀而可執也殆見愈執而愈失矣子莫是也既不失中乃慕夫時中者而欲隨時以為中吾恐其失之彌遠未

不流而為小人之無忌憚也中庸但言擇善而不言釋中其曰擇乎中庸亦必繼之曰得一善豈不以善端可求而中體難識乎夫惟明善則中可得而識矣○慶源輔氏曰楊氏資質畧偏於剛毅墨氏資質畧偏於寬厚只緣不知至理所在而各流於一偏淪胥不已遂至各極其偏一則為我一則兼愛至於子莫又自其末流觀之而知揚墨之皆失中也乃度於兼愛為我之間而執其中其意固善而於道亦近矣然時有萬變事有萬殊物有萬類而中無定體若但膠於一定之中而執之不能如稱錘之因物輕重而前却以取乎則與子莫之執一者亦無異矣若子莫者是要安排箇中來執之也○問書之允執厥中與子莫執中之說二者分辨如何○問室陳氏曰允執厥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以為中死法也霄壤之異○新安陳氏曰安一

所惡執一者為其賊道也舉一而廢百也

惡為皆去聲

賊害也為我害仁兼愛害義新安陳氏曰為我者惟知有己不知有久似義

非義而有善於仁兼愛者愛無執中者害於時中皆

舉一而廢百者也南軒張氏曰為我兼愛皆道也當

道也彼墮於一偏者固賊夫道而於其間取中者是

亦舉其一而廢其百耳雲峰胡氏曰吾儒亦有所

謂中所謂一但吾儒之中也隨時以取中舉端之中

也執中而無權吾儒之一也一以貫萬舉端之一也

偏而廢百端百者言其多耳○此章言道之所貴

者中問中一名而涵二義這箇中要與喜怒哀

哀樂未發之中異與時中之中同日然中之所

貴者權楊氏曰禹稷三過其門而不入苟不當其可

則與墨子無異顏子在陋巷不改其樂苟不當其可

則與楊氏無異子莫執為我兼愛之中而無權鄉鄰

有鬪而不知閉戶同室有鬪而不知救之是亦猶執

一耳故孟子以為賊道禹稷顏回易地則皆然以其

有權也不然則是亦楊墨而已矣朱子曰子莫見楊

就一者之中而執之正是安排尋討也原其意思固

好只是見得不分明依舊不是且如三過其門而不

入在禹稷之時則可在顏子則不可居陋巷在顏子

之時則是中在禹稷之時則非中矣居陋巷則似楊

氏三過其門而不入則似孟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通朱氏公遷曰子莫執中與聖人之中不同聖人隨事即理而有自然之中子莫則膠於一定以為中所以然者以其無權故也若有權以稱之斯得事理自然之中矣

○孟子曰饑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口腹為饑渴所害故於飲食不暇釋而失其正味人心為貧賤所害故於富貴不暇釋而失其正理  
孟子曰饑渴者其食渴者其飲是未得飲食之正也饑渴之也豈惟口腹有飢渴之害人心亦皆有害  
渴害其知味之性則飲食雖不甘亦以為為其利欲害其仁義之性則所為雖不可亦以為為可

人無以饑渴之害為心害則不及人不為憂矣

人無以貧賤之故而動其心則過人遠矣  
慶源輔氏曰人

若能不以貧賤動其心而於富貴辨其所當得而受之其不當得則不受之則過於常人遠矣過人之遠則不憂其不及人矣○新安陳氏曰富貴有當得不當得之正理知之在心如飲食有美惡之正味知之在口口腹因飢渴而失其正味人易知之人心因貧賤而失其正理人多未知也孟子因舉人之易知者以曉人之未知者夫貧賤不與飢渴期而飢渴必至自非君子之君子必不能忍飢渴遂厭貧賤而求富貴以害其心之正理矣是害口腹者飢渴也害心者亦飢渴也飢渴能害口之正味不當以害心之正理此君子所以可飢可寒可貧可賤而不可與為不義也人無以貧賤動其心則以飢渴之害為心害則

必不厭貧賤以脫飢渴必不肯受其貴以圖甘肥而不患不及人矣凡此皆孟子所以遏小欲而存天理也。

○孟子曰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

介有分辨之意慶源輔氏曰介有分辨意則與界限之界同人事各有界限甚分明不可

踰越○新安陳氏曰介有剛介介特廉介之意惟其有分辨所以能如此亦如廉本訓廉隅惟其廉隅分辨所以清廉廉潔也柳下惠進不隱賢必以其道遺佚不怨阨窮不憫直道事人至於三黜是其介也○此章言柳

下惠和而不流問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此與聖人之和互相發明邪乃所以為和邪

龜山楊氏曰觀惠之和安若不以為然故此特言其問何以知其介曰只不卑小官之意便自可見如柳下惠之才以為太官何所不可而樂於為小官則其剛介可知矣○新安陳氏曰不以三公之貴移奪其所守之介和而不流故也與孔子論夷齊不念舊惡意正相類皆聖賢微顯闡幽之意也汪氏曰伯夷餓于首陽伊尹祿以天下不顧皆能不

以三公易其介獨稱柳下惠何也以惠之和嫌於不介故也○雲峰胡氏曰人皆知夷齊之清而不知夷齊之清而有量人皆知柳下惠之和而不知惠之和而不流孔孟之言皆闡幽之意也微顯是帶過說○新安陳氏曰微顯闡幽四字出杜預春秋傳序本以言孔子作春秋之意於顯明者則微之幽昧者則闡之集註以為孔孟之論夷齊柳下惠亦得此意蓋夷齊之清惠之和此其顯而具見者夷齊之不念舊惡

惠之介。此其幽而難見者。今則微其顯而聞其幽。聖賢之至公至明如此。

○孟子曰有為者辟若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為

棄井也。辟讀作壁。音刃。與初同。

八尺曰仞。新安陳氏曰集註於語夫子之牆數仞下云。八尺曰仞。鄭玄云。七尺曰仞。愚按。周書為山九仞。孔安國氏傳從孔說。愚證之。周禮匠人。為溝洫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廣一丈深二仞。謂之澮。蓋其為溝洫澮。是加一倍之數。彙八尺也。仞亦八尺也。度修廣則計之以尋。度高深則計之以仞。是澮之廣與深各一丈六尺也。以此觀之。則孔說為是。

鄭說。言鑿井雖深然未及泉而止。猶為自棄其井也。

○呂侍講曰。名希哲。字原。明河南人。仁不如堯。孝不如舜。學不

知孔子。終未入於聖人之域。終未至於天道。未免為

半塗而廢。自棄前功也。慶源輔氏曰。為人而未得為聖人。言所治而不及於堯舜。皆

為未及夫泉也。○雲峰胡氏曰。當與論語譬如為山。一章通看。學問垂成而不至於成者。可為戒矣。通音

宋氏公遷曰。此勉人進學之辭。為學而未至者。言之餘如學如不及。逝者如斯。日知其所。深造之以道

及人。一系已百。人七十。已千。知之成功也。凡教人。以不可自畫者。皆此類。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

堯舜天性渾聲。全不假修。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

性五霸則假借仁義之名以求濟其貪欲之私耳子

曰身之是身踐履之也。假之者身不行而假借之也。

○張子曰堯舜固無優劣及至湯武則有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入如此。高惟孟子分出遂知堯舜

是生知湯武學而能之。○龜山楊氏曰堯舜性之由

而行者也。湯武身之體之者也。五霸則假之而已。非

已有也。若管仲責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昭王南征不

反。非謀伐之太意假此為說耳。○朱子曰性之是合

下如此身之是做到那田地。○問性善之善與堯舜

性之之性如何。曰性善之善字實性之之性字虛性

之只是合下稟得合下便得來受用又曰反之是先

失著了反之而后得身之是把來身上做起。○性是

自然有底身是從身上做得來底湯武固皆身之。但

細觀其書湯身之功恐更精密湯有慙德如武王

恐未必有此意。○新安陳氏曰孟子論堯舜湯武曰

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與此章為一而互相發明。反之即復其性也。論五霸者不一。莫切於假之一辭。曰以力假仁者。霸與此章為二。乃是以一之字斷盡五霸心事。得春秋以一字為褒貶與誅心之法者也。

久假而不歸。惡知其非有也。惡平聲

歸還也。有實有也。言竊其名以終身而不自知其非

真有。慶源輔氏曰其初不過以之欺人而其終遂至以之自欺。或曰益嘆世人莫

覺其偽者亦通。舊說趙邠久假不歸即為真有則誤

矣。朱子曰惡知二字為五霸設如云五霸自不知也

五霸久假而不歸安知其亦非已有也。○汪氏曰舊說之意謂若能久假而不歸則固有者將自得之是為假者謀假者之初意全非天理而以人欲之私



行之公口下已差矣加以私則私意纏繞以終其身  
虛偽甚其膠固莫解其得為真者有之乎是皆學術心  
術不正不能辨公私理欲之幾

○尹氏曰性之者與道一也身之者履之也及其成功則一也五霸則假

之而已是以功烈如彼其卑也問假之之事真所謂

當時又且流毒后世宋子曰此孟子所以不道桓文

而甲管晏也且如興滅繼絕誅殘禁暴懷諸侯而萬

周室百般好事他都做只是無惻怛之誠心他本欲

他事之行又恰有這題目入得故不得不舉行此邵

子所以有功之首罪之魁之論○雲峰胡氏曰性之

者自然而然而身之者竊然而然假之者似然而實不

然自然者所性而有當然者能復其真似然者不自知其非真有

○公孫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放太甲于桐民大  
悅太甲賢又反之民大悅

予不狎于不順太甲篇文狎習見也。不順言太甲所

為不順義理也。言不欲習見其如此餘見前篇。

賢者之為人臣也其君不賢則固可放與與平聲孟子曰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

伊尹之志公天下以為心而無一毫之私者也南軒張氏

曰伊尹之事志在乎宗祀變而得其正者也方是時  
太甲在諒陰故徙之先王莫側使動忍性而後

思焉。是伊尹以冢宰攝政。而太甲既復。天桐耳。太甲克終允德。則於練除之際。奉而歸亳焉。其克終。雖由其自怨艾。以改過實亦尹之至誠。有以感格之。無尹之志。徒以君不賢而放之。是篡亂之所為。取後世唯霍光放昌邑王賀而立宣。庶幾乎心存崇祀者。然始也。建立之不審。而至誠敦篤。又不加焉。其於尹之志。蓋有愧也。是以嚴延年劾之。以為擅廢立。無大臣禮。而識者有取焉。霍光且爾。况他人本為一身利害計者乎。所謂元惡不斁。必誅而無赦者也。○慶源輔氏曰。公天下以為心。豈一朝夕勉強所能為哉。非道全德備。其素行有以信於人。至誠有以通於天者。不能也。○覺軒張氏曰。孟子此兩語。不惟見伊尹之心。如青天白日。而百世之下。姦臣亂賊亦無所逃其罪矣。味則可之辭。亦見處變僅可之意。而非正法也。通考趙氏直曰。孟子論伯夷之清。桀下惠之和。則皆言其有隘與不恭之弊。於伊尹之任。既三言之。而獨不言。

其弊。蓋所謂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者。即此任之弊也。不與夷惠之弊同論。而乃於此發之也。其慮天下後世遠矣。

○公孫丑曰。詩曰。不素餐兮。君子之不耕而食。何也。孟子曰。君子居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不素餐兮。孰大於是。

詩魏國風伐檀之篇。素空也。無功而食祿。謂之素餐。

此與告陳相彭更之意同。南軒張氏曰。伐檀之詩。非必欲君子稼穡而後食也。

公孫丑以君子不耕而食為素餐。其為詩也亦固矣。其弊將至於為許行之徒之論矣。故孟子告之以不

素餐之大者。夫君子仁義修乎身，忠信是國也。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如其未用，子弟從之，則亦薰陶乎孝弟忠信之習，而足以善俗。若夫飾小廉而妨大德，徇末流而忘正義，非君子之道也。○新安陳氏曰：君子居人國，用則有功於君，而功業建，不用亦有功於人子弟，而風俗厚，豈為無功而食乎？丑之見何陋也。○  
朱氏公遷曰：仕不受祿，與不受萬鍾，則義之中有見幾之智。孟子之於齊宋薛，子思之於魯繆公，則義之中見交際之禮。傳食諸侯一章，則言人之有功者，我當食其人。主於食人者而言也。不素餐兮一章，則言見食於人者，必有功於人。主於食人之食者而言也。是皆孟子自道之辭，所以解閉人之惑者如此。皆因論辭受而見處物之義。萬章問交際一章，亦兼辭受之義與交際之禮。

○王子執問曰：士何事？執丁 念反。

塾齋士之子也。上則公卿大夫，下則農工商賈。音皆 古皆有所事而士居其間，獨無所事故。王子問之也。

孟子曰：尚志。

尚高尚也。志者心之所之也。士既未得行公卿大夫之道，又不當為農工商賈之業，則高尚其志而已。朱子

曰此志字與父在觀其志之志同，未見於所行方見其所存也。

曰：何謂尚志？曰：仁義而已矣。殺一無罪，非仁也。非其有而取之，非義也。居惡在？仁是也。路惡在？義是也。居仁由義，

義大人之事備矣惡平聲

非仁非義之事雖小不為而所居所由無不在於仁

義此士之所以尚其志也慶源輔氏曰士雖未得位以行其道而其志則須高

尚方可志於仁義則高尚淵於利欲則卑汙

氏公遷曰匹夫不可奪志孔子汎為學者言人不可

以不尚志也孟子專為王子言為士者但當尚志也大人謂公卿大夫言士雖

未得大人之位而其志如此則大人之事體用已全

若小人之事則固非所當為也南軒張氏曰殺一無罪而非仁由是而體

乏則仁之所以能愛者可得而推矣非其有而取之為非義由是而體之則其義之所以為宜者可得而

推矣居仁由義居則不違由則不他居仁則體立由義則用行太人之事亦不越此而已矣新安陳氏

曰此章因王子問士何所事對以士志平仁義已備太人之事蓋志者事之本未為者也事者志之用有

為者也志之所向素高則事之大本已立且得木人之位舉而措之耳何必待有事迹可見而後始謂

之有所事哉若農工商賈小人之事不特非所當為亦不屑為且不服為也浦氏公遷曰仁存諸心

義形諸事是仁為體而義為用也然指仁義而後之則以入心入路言就仁義而形容之則以安宅正路言

○孟子曰仲子不義與之齊國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

簞食豆羹之義也人莫大焉亡親戚君臣以其小

者信其大者矣可哉舍音捨 食音嗣

仲子陳仲子也言仲子設若非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齊人皆信其賢然此但小廉耳其辟兄離母不食君祿無人道之大倫罪莫大焉豈可以小廉信其太節而遂以為賢哉南軒張氏曰仲子飾小廉而廢輔氏曰觀前篇所論仲子之事其介然自守如此則不義而與之齊國必不肯受此狗名而強矯者或能之故孟子以為是特舍簞食豆羹之義而已蓋未以為賢也若夫安於人倫使之各盡其道則非蓋性而樂循理者不能故孟子言此以曉齊人使之勿迷於小而必察其大耳○新安陳氏曰孟子於陳仲

子其對匡章既深非之此又申言之二章當參看通○宋氏公遷曰伊尹之介不取與亦其義之合於聖人者故孟子稱之如此若微生之與害於直仲子之操害於廉則皆不合於義者也見故孟子以微事斷之孟子以大節斷之欲人以之為戒耳皆因論入而見處物之義

○桃應問曰舜為天子臯陶為士瞽瞍殺人則如之何桃應孟子弟子也其意以為舜雖愛父而不可以私害公臯陶雖執法而不可以刑天子之父故設此問以觀聖賢用心之所極非以為真有此事也

孟子曰執之而已矣

言臯陶之心知有法而已不知有天子之父也。

然則舜不禁與與平聲

桃應問也。

曰夫舜惡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夫音扶。惡平聲。

言臯陶之法有所傳受非所敢私雖天子之命亦不

得而廢之也。

然則舜如之何

桃應問也。

曰舜視棄天下猶棄敝屣也竊負而逃遵海濱而處終

身訢然樂而忘天下躋音徒。訢與欣同。樂音洛。

躋韻書音所爾。反又所蟹反。草履也。遵循也。言舜之心知有父而

已不知有天下也。孟子嘗言舜視天下猶草芥而惟

順於父母可以解憂。與此意互相發。○此章言為士

者但知有法而不知天子父之為尊。為子者但知有

父而不知天下之為大。蓋其所以為心者莫非天理

之極。人倫之至。雲峰胡氏曰。臯陶知有天子之法。天

天理也父子。學者察此而有得焉。則動言而身人備之至也。

而天下無難處。上聲之事矣。宋子曰某嘗問李先生以

焉無此心所以為法律所縛都轉動不得若舜之心則法律縛他不住終身訥然樂而忘天下求仁得仁何怨之有然此亦只是言聖賢之心耳聖賢之心合下是如此權制有味暇論然到極不得已處亦須變而通之蓋法者天下公共在臯陶亦只得執之而已若人心不許舜棄天下而去則便是天也臯陶亦安能違天法與理便即是一心成亦須是合下有如此底心方能為是權制令人於是合下無如此底心其初便從權制去則不可。○執之而已矣非洞見臯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下章之義見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南軒張氏曰舜之有天下初不以天下與於已循天理之當然而已為瞽

瞽殺入而枉其法則失天下之公若致辟於瞽瞍則廢父子之倫是皆雖有天下不可一朝居者也舜寧去天下而存此義耳舜非輕天下也義所當去視天下猶敝屣也是故在臯陶則使舜得以伸其竊負之義在舜則以此而可以終身夫何求哉循天理而已善發明舜之心者其惟孟子乎若後世以利害之見論之則謂天下方戴舜而賴其治舜乃去之得無廢成業而孤眾望乎此不知天命者也聖人所以為治奉天命而已若汨於利害而失天理之所在雖舜亦何以治天下哉或者以為臯既執瞽瞍舜烏得而竊之蓋未之思也臯既執瞽瞍於前而使舜得伸其竊負之義於後是乃天理時中全君臣父子之倫者也微孟子孰能推之。○汪氏曰竊負而逃畏天故也訥然之樂樂天故也孟子之對示後世為人臣子之道而已以天子之父殺入且不可況其小者乎以天下之大且可棄况其小

○孟子自范之齊望見齊王之子謂然歎曰居邠者養

移體大哉居乎夫非盡人之子與與平聲

范齊邑居謂所處上聲之位養奉養也言人之居

處所繫甚大王子亦人子耳特以所居不同故所養

不同而其氣體有異也

**孟子曰**

**張鄒**張敬夫鄒志完皆云羨同辭文也

王子宮室車馬衣服多與人同而王子若彼者其居使

之然也况居天下之廣居者乎

廣居見形旬反下同前篇謂仁也尹氏曰粹音粹然見於面益

於背居天下之廣居者然也新安陳氏曰居仁宅者

廣體勝與王子驕貴之氣象又不侔矣

魯君之宋呼於埳澤之門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聲

之似我君也此無他居相似也呼去聲

埳澤宋城門名也孟子又引此事為證問孟子先言

體後却只言居朱子曰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公則有



中。○南軒張氏曰：居天下之廣居，居也。乏之久，則其氣質變化，有不期然而然者矣。夫其賢相去，雖有先後，而玩其氣象，如出一人者，以其所居之同故也。○新安陳氏曰：此章重在居廣居一句，勢位之居，猶足移氣，與賤者異，廣居之居，其能充吾正氣，而與常人異也，必矣。

○孟子曰：食而弗愛，豕交之也；愛而不敬，犬豕交之也。

嗣畜詩  
六反。

交接也。畜，養也。獸謂犬馬之屬。

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

將，猶奉也。詩曰：承筐是將。小雅鹿鳴篇。

程子曰：恭敬雖因

威儀幣帛而後發見。形旬然幣之未將時，已有此恭敬之心，非因幣帛而後有也。

恭敬而無實，君子不可虛拘。

此言當時諸侯之待賢者，特以幣帛為恭敬而無其實也。

實也。拘，留也。趙郊卿曰：實謂愛敬也。○慶源輔氏曰：世衰道微，在上者皆不知有恭敬待賢之誠，而惟恃其有幣帛之聘，在下者惟知有幣帛之可慕，而不知察夫上之人所以待之之誠，上下之情交，驚於利而不知有義理焉。故孟子發此論，以警之。

通考東陽許氏曰：恭敬者之恭敬，以發於心者言恭敬而無實之恭敬，以幣帛言。

○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可以踐形

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

如踐言之踐禮記曲禮修身踐言謂之善行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

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而能盡其

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歉苦亦反也通考程氏勿齋曰至誠盡性充

其形色是日踐形○程子曰此言聖人盡得人道而能充其

形也蓋人得天地之正氣而生與萬物不同既爲人

須盡得人理然後稱去聲其名衆人有之而不知賢人

踐之而未盡能充其形惟聖人也楊氏曰天生烝民

有物有則物者形色也則者性也各盡其則則可以

踐形矣龜山楊氏曰莫非形也自聖人言之目之所

著意莫不合則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也未至於聖

則未免有充焉若孔子告顏淵非禮勿視等語是也

故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朱子曰形是耳目口

之類色如一顰一笑皆有至理○形色上便有天性

視便有視之理聽便有聽之理○問形色天性下却

云踐形而不言色何也曰有此形便有此色言形則

色在其中矣○踐猶踐言踐約之踐言聖人所爲便

踏著箇形色之性耳性即理之謂伊川謂充其形色

鼻者莫不皆有此理耳。便必當無。無有不明。只便必能盡別。天下之身。聖人與常人都一般。惟衆人有氣稟之雜。物欲之累。雖同是耳也。而不足於聰。同是目也。而不足於明。同是口而不足。以別味。同是鼻而不足。以別臭。雖有是形而不能充踐。此形惟聖人耳。則十分聰目。則十分明。口鼻莫不皆然。如此方可以踐此形。○潛室陳氏曰。聖人盡性地位。方償得他本來形。而未有虧欠。即是空。且此形色不能充踐。滿足也。○問。孟子曰。形色爲性。是引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新安陳氏曰。程子之說。蓋自踐字推廣之。衆人全不能踐者也。賢人雖能踐之而未盡者也。聖人則極能踐之。而無不盡者也。如洪範五事。則貌言視聽思極於肅心。哲謀聖皆踐形之

意也。通考。朱子曰。色在形裏面。猶言容貌也。又曰。人生天地莫不有形。莫不有色。而本其有得於天者。則是形是色。莫不有所以然之故。所當然之則焉。則是所謂天性者也。然衆人特於氣稟。狃於習俗。不能無人欲之私。是以視則不明。聽則不聰。貌則不恭。言則不從。蓋不能盡其形色本然之理。則雖有是形而無以踐其形也。惟聖人能盡其性。而無一毫人欲之私。雜於其間。是以視則極明。聽則極聰。蓋形色本然之理。無一不盡。既有是形。而又有以踐其形。本有是物。而又能修其實。以副之也。

○齊宣王欲短喪。公孫丑曰。爲甚之喪。猶愈於已乎。

已猶止也。新安陳氏曰。丑附其說。謂三年短。而爲甚。猶勝於止。而不爲者乎。

季子曰。是猶或終其兄之孽。子謂。吾余徐云爾。教

孟子大全 卷之三  
之孝弟而已矣終之忍反

終矣也。教之以孝弟之道，則彼當自知兄之不可矣。而喪之不可短矣。孔子曰：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所謂教之以孝弟者如此，蓋示之以至情之不能已者，非強上之也。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為之請數月之喪，公孫吾自若此者，何如也？為去聲

陳氏曰：王子所生之母死，厭一甲於嫡母而不敢終

喪其傅為請於王，欲使得行數月之喪也。大功九月，小功五月。

時又適有此事，丑問如此者是非何如。按儀禮，公子

為亦去聲其母所生練冠麻衣，練七緇反。緇，俞絹赤黃色。緣反既葬

除之。疑當時此禮已廢，或既葬而未忍，即除，故請之

也。儀禮喪服章記：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練緣為也。妻練冠葛緋帶麻衣，練緣皆既葬除之。公子君之

也

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雖加一貝，愈於已，謂夫莫之

禁而弗為者也。夫音扶。

言王子欲終喪而不可得其傳為諸斷止得加一日  
猶勝不加我前所譏乃謂夫莫之禁而自不為者耳  
○此章言三年通喪天經地義不容私意有所短長  
示之至情人心天理則不肖者有以企反去智而及之  
矣。

○季子曰君子之所以教者五

下艾五者蓋因人品高下或相去遠近先後之不同

慶源輔氏曰如時雨化品之高者成德達財其次也  
答問下者也私淑艾有同時而相去或遠不同時而

其生也後不能  
及門受業者也

有如時雨化之者

時雨及時之雨也草木之生播種封植承職人力已

至而未能自化所少者雨露之滋耳及此時而雨之

則其化速矣教人之妙亦猶是也若孔子之於顏曾

是已程子曰待物生以時雨潤之使自化○朱子

曰時雨化者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而已○他地

位已到因而發之如孔子告顏淵以四勿曾子以一貫所謂時雨化之者○新安陳氏曰惟人力已至

有時雨亦不  
能速化也。

### 有成德者有達財者

財與材同此各因其所長而教之者也成德如孔子

之於冉閔達財如孔子之於由賜

宋子曰成就其德德則天資純粹者

通達其材材是天資明敏者○雲峰胡氏曰孔門四

科顏曾冉閔皆以德行稱孟子五教集註則以未子

之於冉閔為成德而顏曾為時雨之化何也蓋自顏

曾以下皆在夫子教之中而顏曾二子獨得夫子化

乏之

妙也。

### 有答問者

就所問而答之若孔孟之於樊遲萬章也

南軒張氏曰成德達

財答問固在其中而又有所謂答問者此則專為凡

答其來問者也雖鄙夫之空空所以答之者亦無非

竭兩端之教也○慶原輔氏曰樊遲之粗鄙萬

章之淺率孔孟皆必候其問而後告教之是也

### 有私淑艾者

艾音

私竊也淑善也艾治也人或不能及門受業但聞君

子之道於人而竊以善治其身是亦君子教誨之所

及若孔孟之於陳亢夷之是也孟子亦曰予未得為

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

宋子曰艾艾草也自艾淑艾皆有斬絕自新之意懲

艾創艾亦取諸此。○有答問者未及師承只是來相  
答問而已。私淑艾者未嘗親見而授只是或聞其風  
而師慕之。或私竊傳其善言善行學  
之以善於其身。是亦君子之教誨也。

此三者君子之所以教也。

聖賢施教各因其材小以成小大以成大無棄人也。

趙氏曰君子之教人如天地之生物各因其材而篤焉天地無棄物聖賢無棄人。

○公孫丑曰道則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

何不使彼為可幾及而日孳孳也。幾音機孟子曰大匠不

為拙工改廢繩墨羿不為拙射變其彀率。為去聲彀古  
候反率音律

彀率。彎弓之限也。言教人者皆有不可易之法不容

自貶。悲檢反以徇學者之不能也。

君子引而不發躍如也。中道而立能者從之。

引引弓也發發矢也躍如如踴躍而出也因上文彀

率而言君子教人但授以學之法而不告以得之

之妙如射者之引弓而不發矢然其所不告者已如

踴躍而見於前矣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中道而立言

其非難非易能者從之言學者當自勉也朱子曰引而不

發謂漸啓其端而不竟其說躍如謂義理昭著如有物躍然於心目之間○躍如是道理活潑潑地發出在面前如由中躍出○引而不發躍如也須知得是引箇甚麼是怎生地不發又是甚麼物事躍在面前須是聳起這心與他看教此心精一無些子來雜方見得他那精微妙處○道理散在天下事物之間聖賢也不是不說然也全說不得自是那妙處不容說然雖不說只纔撥動那頭了時那箇物事自跌落在面前如張弓十分滿而不發箭雖不發箭然已知得真箇是中這物事了○南軒張氏曰聖人之道天下之正理不可過不可及也自卑者視之以爲甚高而不知其高之爲中也自隘者視之以爲甚大而不知其大之爲常也狗彼而遷就則非所以爲道矣能與不能則存乎其人耳中道而立能者從之此正大之體而天地之情也學者循繩墨穀率而勿舍焉○及其久也將自有得不然斬獲助長爲害愈甚矣○

此章言道有定體教有成法卑不可抗高不可貶語

不能顯默不能藏

汪氏曰君子雖不貶道以徇人亦未嘗離人絕物而使入不可幾及

也○雲峰胡氏曰道有定體故卑不可抗高不可貶是之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故語不能顯默不能藏而在乎人之能者從之○新安陳氏曰道有定體謂中道而立教有成法謂繩墨穀率卑者不可抗之使高者不可貶之使卑者言道有定體也雖語有不能顯者謂引而不發雖默有不能藏者謂躍如也熟玩味之有無窮之妙

○孟子曰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無道以身殉道

殉如殉葬之殉以死隨物之名也

記檀弓下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



孟子九全  
家大夫謀以殉葬謀將殺人以殉葬定而后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請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妾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之為之也於是弗果身出則道在必行道屈則身在必退以死相從而不離去趙氏曰道不可離也雖時有治亂已有窮而離聲也達非道殉身即身殉道以死相從豈可得哉

### 未聞以道殉乎人者也

華陽范氏曰君子遭世之治則以道從人妾婦之道身顯而道行得志澤加於民故以道從身遭世之亂則身隱而道不行不得志修身見於世故以身從道以道殉乎人者陳氏所謂枉尺

而直尋也古之聖賢以道殉身伊尹周公是也以身殉道孔子孟子是也君子窮達不離乎道道可以處則處道可以出則出故个君用人不用其身唯用其道以道殉人者雖得之無所用也○南軒張氏曰身與道不可離也以道殉人則是可離矣烏有所謂道哉○新安陳氏曰妾婦以順從為道故亦曰道孟子見有身徒顯而道不行道不行而身猶不知隱者故發此論言當隨時之理亂而酌身之進退非道殉身則身殉道身與道不可須臾離也使道不殉身身不殉道即是以道殉乎人矣

○公都子曰滕更之在門也若在所禮而不答何也更平

趙氏曰滕更滕君之弟來學者也

孟子曰挾貴而問挾賢而問挾長而問挾有勳勞而問  
挾故而問皆所不答也滕更有焉長上聲

**趙氏曰**二謂挾貴挾賢也**尹氏曰**有所挾則受道之

心不專所以不答也慶源輔氏曰學者之心須是專

三也○新安陳氏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勳勞日

嘗有功勞於師故謂已與師有舊好恃此以來學望

師待以異意而教之皆所不當答○此言君子雖誨人不倦又惡去聲

夫音扶意之不誠者南軒張氏曰受道者以虛心為本

而不能入矣故空空之鄙夫聖人亦竭兩端之教而

滕更挾二故不答也使能思所以不答之故於所挾

致力以消之  
是亦誨之矣

○孟子曰於不可已而已者無所不已於所厚者薄無  
所不薄也

已止也不可止謂所不得不為者也所厚所當厚者

也此言不及者之弊朱子曰厚薄是以家對國言之

恩理之所當然而  
人之不能已者

其進銳者其退速

進銳者用心太過其氣易去聲衰故退速南軒蔡氏曰

孟子大論 卷之十三  
病正在意氣左盛之時已有易衰之勢不待意氣已衰之後始見其失也。○二者之弊理

勢必然雖過不及之不同然卒同歸於廢弛施紙反

輔氏曰不及者之弊則愈見其不及流於欲者之所為也過者之弊則其退也可立而待役於氣者之所為也欲肆則無極氣過則易衰循理而行則有漸而可繼也。○勿軒熊氏曰前二句則見之處事接物之間後二句則本於立心講學之際。○雲峰胡氏曰前二者是當用心而不用心之弊後二者是過用其心之弊不用其心固宜廢弛過用其心者亦同歸於廢弛過猶不及故也。

○孟子曰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於民也仁之而弗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

物謂禽獸草木通考程氏勿齋曰天地之心鬼神之心

植之類形氣之偏拘於所稟而不能推是之謂物愛謂取之有時用之有節

新安陳氏曰逼取則取當用則用但有時有節即愛也若釋氏以不取不用為愛則非矣通考仁山金氏

曰集註草木禽獸皆舉之取之有時用之有節此先王愛物之政也若釋氏雖例以不殺為愛物然知於動物而不知施之植物此之謂不知類况絕滅親親之倫此之謂不知本墨氏猶愛無差等釋氏則又

倒行逆施矣程子曰仁推己及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於民則可於物則不可統而言之則皆仁分而言之

則有序慶源輔氏曰統而言之則皆身吾性之仁分而言之則有輕重之序然在學者言之則

於此二者之序有白之而不知者有得於此而失於彼者又有倒行逆施雜亂無次者要當因聖賢之言反求之心涵養於未發之前體察於已發之後毋惑於異端毋泥於私欲然後是聖學工夫

**曰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楚宜等所謂理

**一而分殊者也**問孟子言愛與仁有大小之分潛室

謂下理萬殊稱物平施此仁字是用待禽獸只有愛心不可使失所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首一以仁理

奉之則親民何別不幾於同人類於牛馬乎仁者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及理之分

殊處○新安陳氏曰理之所**尹氏曰何以有差等一**

以為仁分殊所以為仁之義**本故也無偽也**慶源輔氏曰一本本故無偽而有等差是偽而二本也○西山真氏曰凡生

於天地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亦然親者吾之同體民者吾之同類而物則異類矣是之謂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朱氏祖義**曰不以待人者施之物以其有貴賤之分也不以待親者施之他人以其有親疎之殺也於無所不愛之中而不失其貴賤親疎之等差此聖人之仁所以歷萬世而無弊也○**新安陳氏曰**暴殄者固非愛物矣梁武之宗廟不用犧牲亦非愛物之宜蓋愛之而仁是以仁民者仁物也無怪其於民反不仁也墨氏之愛無差等施由親始亦非仁民之宜蓋仁之而親是以親親者親民也無怪其無父而於親反不親也是皆倒行逆施之道無次序無等差非仁矣○**東陽許氏曰**愛之而弗仁之愛愛惜之義不輕用物不暴殄天物之意仁民之仁乃愛之本義親又重於仁通言**采氏公遷曰**愛親是愛之所由立愛人愛物是愛之所由施皆偏言之仁也○**東陽許氏曰**此章四仁字

皆言仁之用。程子推已及人。正訓仁字。推字亦要輕看。以已所有推出行去。

○孟子曰：知者無不知也，當務之為急，仁者無不愛也。

急親賢之為務，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堯舜之

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知者之知，並去聲。

知者固無不知，然常以所當務者為急，則事無不洽。

去聲。而其為知也大矣。仁者固無不愛，然常急於親賢。

則恩無不洽，而其為仁也博矣。問如舜舉皋陶，湯舉伊尹，所謂親賢者乃

治天下不易之務。若當務之急，是隨其時勢之不同。堯之曆象治水，舜之舉相去凶，湯之伐夏救民，皆所

務之急者。朱子曰：也是如此。然當務之急，如所謂樂

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堯舜之治天下，豈無所用

其心，亦不用於耕耶？又如夫子言務民之義，應稼所

當為者皆是也。又曰：堯以不得舜為已憂，舜以不得

禹皋陶為已憂，此聖人之所急也。上好禮，則民莫敢

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

情。若學圃學稼，則是不急。新安陳氏曰：上四句言

知仁之理，下六句舉堯舜之知仁以實之。漏旨。公遷曰：博施濟眾者，聖人之所病，為天下得人者，聖人之所能。故曰：堯舜之仁，不徧愛人，急親賢也。

不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是之謂不知務。飯扶晚反。歠昌悅反。

三年之喪，服之重者也。緦，麻三月。小功，五月。服之輕

者也察致詳也放飯大飯流歠長歠不敬之大者也

齒決齧吾結斷乾音肉不敬之小者也曲禮曰毋放

日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濡溼問講求之意南軒張

也子所譬特言舍大狗小者為不知務耳非謂能三年

之喪則總小功有不足察無放飯流歠則齒決有不

必問也先後具舉本末畢貫此所以為道新安

氏曰上文言智之知急務之知急親賢為務乃知仁

之大者此取譬於喪服飲食以譏不能其大而求其

細非知務者也不知務是併結上文當務親賢為務

字○此章言君子之於道識其全體則心不狹知

所先後則事有序雲峰胡氏曰集註之意以為識智

之全體則其用宜無所不愛然智之用有當務之為

急仁之用當急親賢之為務故不識其全體者知之

不周愛之不廣狹用其心者也不知所先後則知之

雖周而精神敝於無用愛之欲廣而德澤壅於下流

泛用其心也輔氏以為識其全體是豐氏曰智不急

言仁知所先後則為智非集註意矣

於先務雖偏知人之所知偏能人之所能徒敝精神

而無益於天下之治去聲矣仁不急於親賢雖有仁民

愛物之心小人在位無由下達聰明日蔽於上而惡

政日加於下此孟子所謂不知務也新安陳氏曰當

為務相對以臯謨能哲而惠及樊遲問仁知章之意

為智者所知亦儘可通南軒即此說也但孟子朱子之意本不如此蓋知所當務所包甚闊不可竟以親賢當知此章乃平論智仁非論智仁相為用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三終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八章

通考勿軒熊氏曰前四章極言當時戰國之禍九章論古聖賢一章言孟子出處餘皆講學修身齊家治國之事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廢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廢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反扶又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即所

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雲峯胡氏曰承所厚者薄親言仁人之思自內及

外不仁之禍由疏與疎同逮親南軒張氏曰仁者推其

以其忍於他人者忍於其親仁與不仁之分其端甚微而其流如此○慶源輔氏曰仁人之恩自內以及外者自本而推之也惟其自本而推之故雖無所不愛而輕重等差蓋不可紊也不仁之禍由疏逮親者狗欲而從流者也惟其狗欲而從流故橫放逆施莫之紀極也始也糜爛其民人而殘賊其子弟終不至殺身覆族不已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斥其不仁之辭予之不仁是因其所發而知其所存惠王不仁是因其所行而知其所蘊一章皆以事言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時戰



與之罪無有以為合於義而詐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春秋僖公四年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召陵○南軒張氏曰春秋無義戰如齊桓公侵蔡伐楚如晉文公城濮之戰在當時其事雖若善主於不稟王命而壇用其師則均為不義而已矣○雲峯胡氏曰春秋書戰皆以著諸侯無王之罪召陵之師猶知假尊王之義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名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惟不自天子

出而自諸侯出春秋所以作也無義戰三字斷盡春秋諸侯兵爭之罪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於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

奉天伐暴之意反政施仁之法而已

張子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

意此教人讀詩法也於武成取一二策而已此教人讀書法也

也。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柝

柝春柝也。或作鹵。與糴同。音儻。楯也。楯豎尹反。兵器。所以蔽身者。武成

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於後以北血流漂柝

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

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

長上聲不仁之心耳

問血流漂柝乃紂之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

周人者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按本

塞源之論蓋雖殺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

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余隱之云魯語曰俎豆

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孔子之意可

見矣客有問陶弘景註易與本草孰先陶曰註易誤

不至殺人註本草誤則有不得其死者世以為知言

唐子西嘗曰弘景知本草而未知經註本草誤其禍

疾而小註六經誤其禍遲而大前世儒臣引經誤國

其禍至於伏屍百萬流血千里武成曰血流漂柝武

王以此自多之辭當時倒戈攻後殺傷固多非止一

處豈至血流漂柝乎孟子深慮戰國之君以此藉口

故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而謂血流漂柝未足為多

豈示訓之至哉經訓之禍正此類也反以孟子為多

經豈不惑之甚耶通考宋氏公遷曰平民伐罪興師

之義也。湯武之師是已。春秋彼善於此者，假義而已。若曾欲伐齊，則貪昧而不知義；齊欲滅燕，則暴虐而不合義。季氏欲伐公，臣則強僭而犯義；宋不度德量力而稱兵於倍地之四鄰，是又衡行賊義，以取敗亡者也。此皆明興師之義。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陳去聲。

制行音杭。伍曰陳，交兵曰戰。以帝王之世律之，木罪人也。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

夷怨。曰：奚為後我？好去聲。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形旬反。前篇。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兩去聲。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如輪也。千書

序作百。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

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

於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也，焉用戰？焉於處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已之國也

南軒張氏曰戰國之

際以功力相勝善為戰者則謂之能臣矣而孟子前以為當服上刑今又以為大罪蓋所謂深救當時之弊使之循其本也循其本有道焉其惟好仁乎好仁則無敵於天下若不志於仁而徒欲以功力取勝則天下孰非吾敵勝與負均為殘民而逆天也○雲峯胡氏曰觀此復引書而言則可知前章所謂盡信書不如無書者矣大抵此四章亦相承而言一章以梁王之戰為不仁二章以春秋之戰為無義三章言武王之戰為不仁必無血流漂杵之事四章言湯武仁義之師必不用我善為戰之人○東陽許氏曰孟子之時皆尚攻戰能者為賢臣而孟子乃以為大罪蓋國君苟能行仁政以愛其民使之飽煖安佚則下民親戴其上矣其他國之民受虐於君者心必歸於此人既樂歸於我我以親上之民而征虐民之君則其民

豈肯與我為敵故引湯武之事以證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大匠亦

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

南軒

張氏曰聖賢之欲人自灑掃應對進退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循規矩。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以上達者。但巧與上達非教者所能致力。取未嘗以為出於規矩與下學之外也。○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此乃以五道之教者與學者言之也。

莊周所論斲輪之意益如此莊子大道篇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而問桓公曰政問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乎各反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之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音余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魄已夫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草也若釋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飯上聲糗去久反茹音汝袵之忍反

果說文作裸鳥果反

飯食也糗乾音糗音也茹亦食也袵畫俗作衣也趙氏

曰畫繡黻絺繡之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朱子曰趙氏以果為侍廣韻從女從果者亦曰侍

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去聲

定故也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于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在上亦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慶源輔氏曰所性謂天所予我之性分定謂雖大行不加雖窮居下損也夫貧富貴賤皆外物之儻來寄也聖人盡性故湛然無所欣戚於其間隨

遇而安不以物動也。無預於己不以已隨物也。  
○朱氏公遷曰：有天下不與者是不為外物所殺若將終身若固有之者是不為外物所遷飯蔬飲水樂在其中者是不為外物所累安土敦仁聖之至也。此皆即其心之所安而言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親之重也。殺人之笑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去聲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

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南軒張氏曰：天有顯道，厥

類惟彰，感應之理未有不以類者。方其殺人之親，孰知人殺吾親，其機固已在此乎？觀魏晉南北朝之君互相屠戮，自今觀之，屠戮他人者實自絕滅而已矣。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於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族，是仁術也。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

新安陳氏曰：關有譏，有征。古者禁異服，譏異言，以譏為主，今以征為主而已。

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  
斂力驗反爲實也文王之囿與民同之齊宣王之囿爲  
阱國中此以園囿爲暴也後世爲暴不止於關若使  
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  
而改也南軒張氏曰古以義理爲國後世徇利而已  
古人創法立制與天下公共凡以爲民取以  
利爲國雖古法之尚存者亦皆轉而爲一己之計矣  
本原不正無往不失先王之意豈特爲關之暴而已  
哉○慶源輔氏曰關則一而古今所以爲關之意則  
不同譏察非常爲義也天理也征稅出入爲利也人  
欲也天下之事莫不然孟子舉關之一事言之范氏  
推言及賦斂苑囿之事且曰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

文王之政者尤說得孟子之事實蓋孟  
子言語句句是事實言之則必行之。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能行  
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去聲言不行者道不行也使人不

以道者以事言不能行者令不行也朱子曰身若

子無所取法全無畏懼了然猶可使也若使人不以

道則妻子亦不可使矣○問不行於妻子百事不可

行不可使亦在其中不能行於妻子却只指使人一  
事言之否曰然○南軒張氏曰順理之事則人易從  
否則雖妻子亦不能使必從也前言不躬行則無  
以化之後言使之非道則不得而強之然使之以道

而躬行未至彼亦未必信從均於不行而已是行道  
為本也然在行道者言人使人以道亦行道之見於  
一事者也古人謂進德者必  
考之於妻子其是之謂歟

○孟子曰周子利者凶年不能殺周子德者邪世不能

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德貴蓄積

足以亂之若夫挾一善一長而自以為足而欲以遊  
於邪世則鮮有不為其所亂者矣故良農不患乎年  
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  
處而患乎德之不周戰兢自持死而後已凡皆以周  
其德也○新安陳氏曰積利厚者豐凶皆給積德厚  
者理亂皆正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德而言

借以為餘  
而引起取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

羹見於色好乘食皆去  
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干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

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

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

見其所安之實也宋子曰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  
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本非

真能讓國也徒出一時之慕名而勉強為之耳這邊  
雖能讓千乘之國那邊簞食豆羹必見於色東坡謂



人能破千金之璧而不能無失聲於破金止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常把此一段對鄉為身死而不受為義蓋此段是好名之心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也動於萬鍾者是名小處遮掩得過大處發露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十日所視十手所指之地也○單食豆羹得失之際則微矣人亦何暇注其耳目於斯哉此好名之士所以飾情於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實態乃發露於忽易不虞之地也○慶源輔氏曰矯情者務勉於其大而難久至誠者少忽於其小而有常是以觀人之法不於所勉而於所忽人之誠與偽見矣所安即誠也○新安陳氏曰所安對所勉言勉強者多矯飾於大而不免發露於小安焉者則貫水大皆出於真實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慶源輔氏曰仁者德之首賢者總言其有德也○新安陳氏曰仁賢

分言則仁仁人也賢有德之人也合言則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

以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

道矣○南軒張氏曰信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託奸宄有所憚國本植立而堅固矣有

禮義則自身以及國君君臣臣民父子而上下序所謂治也。有政事則先後綱目粲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此三者為國之大要。然信仁賢其本也。信仁賢而後禮義興。禮義興而後政事脩。雖三王之所以治亦不越是矣。○新安陳氏曰：禮義由賢者出。為政在人。三者所以以仁賢為本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取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以人同。孟子不自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仁賢信用之。則有不信用。則無此不信二字之深意。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者有也。

言不仁之人。聘丑井。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

可以得丘民之心。盜寶。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

天下者有矣。秦隋五代。然皆一再傳而失之。猶不得也。

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南軒張氏曰：不仁

而已。豈得其民心哉。然是終可保乎。孟子之言所當深味。不可執辭以害意也。後之取天下而立國。差久者其始所行亦必庶幾於仁。不然雖得土地於一時。亂凶亦相踵而至。是其得也。適以速其滅亡耳。○慶源輔氏曰：不仁而得天下。如曹操司馬氏及五代之君皆是也。鄒氏斷以得天下必如三代而後可者。得孟子之旨矣。○雲峯胡氏曰：騁私智可以盜之於一時。非至仁不可得之於悠久。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水反。又以祀之。周禮維李反。

地官大司徒設其社稷之壇，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封人黨設王之社壇，為畿封而樹之。粟土曰封壇，謂壇及坵埒也。白虎

通曰：天子社壇方五丈，取五方五色土封之。諸侯省之，各以其所守之方一色土封之，皆罷以黃土。○周

禮圖：社稷壇相並，社壇在東，稷壇在西。各三級，壇在四隅，如矩曲方。○趙氏曰：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

之效以其同功均。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去聲民而利以養人，故也。

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民

貴，君輕之說，得不啓後世篡奪之端乎。朱子曰：以理言之，則民貴，以分言之，則君貴，此固兼行而不悖也。

各於其時，視其輕重之所在而已。爾若不惟其是而姑借聖賢之說，則亦何詞之不可借，而所以啓後人之禍者，又豈止於斯乎。○新安

陳氏曰：此以理言，非以分言也。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也。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當更平聲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則變置

社稷盛音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去聲民禦災捍音患

則毀其壇壝而更平聲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助駕不

通之意記郊特牲天子大蜡八伊耆氏始為蜡蜡也

也蜡之祭也主先嗇田祖也而祭司嗇也祭百種以

報嗇也饗農先農及郵音尤表嘽陟劣反郵表嘽

也百官均農事之所也禽獸仁之至義之盡也古之君

子使之必報之迎猫為其食田鼠也迎虎為其食田

豕也迎而祭之也迎其神而祭之祭坊與水庸溝也

坊以止水以其有功於農而祭之八蜡以詔四方四

方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不與諸方相通而祭以謹民

財順成之方其蜡乃通雲峯胡氏曰兩變置字不

向集註釋之亦異變置諸侯者改立其人也變置

社稷者改立其祀神之壇壝而非改立其神也是

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

微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之

貴社稷次之而已不與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

惟懼其失之也則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是以明主

畏其民而闇主使民畏已畏其民者昌使民畏已者

亡驕亢自居民雖迫於勢而憚之然其心且離民心

君以司牧之是君為民而立也。世衰道微至戰國時。為君者不知其職視民如草芥而不知恤也。故孟子發此輕重之論而并及夫社稷焉。蓋社稷亦為民立故也。於是反覆明辨之。其丁寧警切之意可謂仁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形句反

前篇宋子曰孟子於下子論之詳矣。雖以為聖之清和然又嘗病其隘與不恭。且以其道不同於孔

子而不願學也。及其一旦發為此論。乃以百世之師歸之。而孔子反不與焉。蓋孔子道大德中而無迹。故學之者沒身鑽仰而不足。下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故慕之者一旦感慨而有餘也。○問孟子學孔子者也。乃屢稱夷惠而深歎仰之何耶。曰夷惠之行高矣。然偏勝而易能有迹而易見。且百世之貪懦鄙薄者眾。一聞其風而興起焉。則其為效也速。而所及者廣。譬之薑桂木黃之劑。雖非中和。然其去病之功為捷。而田夫販婦太寒太暑之所便也。若孔子之道則廣大而中正。渾然而無迹。非深於道者不能庶幾其萬一。如參苓芝朮之為藥。平居有養性之益。而緩急伐病之功未必優於薑桂木黃。非所以施於閭巷之間。厄惡之候也。孟子屢稱夷惠而不及孔子。其意殆以此耶。○南軒張氏曰：夷惠稱聖人以其聖於清。聖於和而得名也。○潛室陳氏曰：伯夷柳下惠皆入聖來。故其清為聖人之清。和為聖人之和。作用處與常人萬

萬不侔但比孔子猶為小成之聖耳。○汪氏曰聖人達則澤及當時窮則風傳後世於此不及伊尹者夷惠不為政於天下所可言者風而已伊尹異於是故不及之。○雲峰胡氏曰四時之風莫和於春莫清於秋物無有不動者然在物猶有迹也。仲尼元氣也渾然無迹矣。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

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朱子曰此仁字不是別

是人之道理就人身上體認出來及就人身上說合而言之便是道也。○人之所以得名以其仁也言仁

而不言人則不見理之所寓言人而不言仁則人不過是一塊血肉耳必合而言之方見得道理出來。○如中庸仁者人也是對義者宜也意又不同人字是以人身言人自有生意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是切已言之。孟子是統而言之。○仁則性而已矣道則父子之親君臣之分見於人之身而尤著者也。○只仁與人合而言之便是道。猶言公而以人體之便是仁也。○**通考**朱氏公遷曰人以天理言仁者人身之天理也。子思以生理言孟子以所以為人之理言子思欲人推之而有序孟子欲人體之而不違生理即天地生物之心所以為人之理即器中之道物中之則也。中庸脩道以仁以仁之全體言仁者人也。以仁之名義言親親為大。○**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以仁之事實言。

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

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尤延之云孟子

仁也者人也下高麗本云云此說近是。新安陳氏曰若據此本則是合仁義禮智信而言之皆道也。且又見得仁義禮智兼信而言五常之道尤為明備云。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

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平出已見萬章下篇。南軒張氏曰當其可即重聲道當去魯之時則遲遲其行為道當去齊之時則接淅而行為道孟子學孔子去齊也非父母國而有宿出晝之濡滯何也孟子於宣王蓋有望焉故其去有眷眷不能已者夫其不能以已固道之所存也。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厄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慶源輔氏

曰陳蔡之厄聖人之極否也。是亦氣數之窮在聖人則何與焉。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貉音。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所反。理賴也。今按漢

書無俚。方言亦訓賴。前漢季布贊賢者誠重其死。能勇也。其畫無俚之至耳。晉灼曰楊雄方言曰俚聊

也。許慎曰賴也。慶源輔氏曰大不理於口者言大

為衆口所訕也。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眾口所訕按此則憎當從士

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于此多口如語之屢

憎於人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聞文王也

詩邶 蒲昧反風柏舟及大雅縣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

也本言衛之仁人見怒於群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

可以當之如見毀於叔孫是也肆發語辭南軒張氏曰肆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

隕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

慍怒亦不自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

以當之如見囚於美里是也○**尹氏曰**言人顧自處上聲如何盡

其在我者而已新安陳氏曰文王孔子二聖人尚不免逢人之慍怒况今能絕眾口之謗

訕乎惟在自反而盡其在我者耳○**東陽許氏曰**此章言文王孔子雖有聖人之德亦不免為眾口所訕訕而其所以處之者如此然人雖訕之終不能損其令名孟子意謂稽雖為眾口所訕但當自脩其德而已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與暗同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昭

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慶源輔氏曰以已昭

昭使人昭昭者求之已也以已昏昏使人昭昭者求

之入也尹氏引大學之說當矣能明明德則施於天下

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若不自明其德則如面牆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移雖至近如妻子亦且不順况他人乎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句介然用之而成路句

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介音

徑小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

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禮義

之心不可少有間去聲徒阮也趙氏曰高子齊人嘗

術慶源輔氏曰禮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

易窒善端發處體察而力充之則可以成德否則內

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矣新安陳

氏曰學問漸進則理義日開學問纔止則理義日窒

氣習物欲皆塞理義之心之茅也學問廢弛譬之茅

又生而塞子之心矣高子為人如前篇論小弁後章

論禹文王樂其固陋窒塞可見東陽許氏曰山間之小徑倏然有人行而不斷即成大路少頃無人行

則茅長而遂塞之。學問之道。亦有間斷。私欲便生。而  
塞。求理之路矣。**通旨**。宋氏公遷曰。此因微戒學者。而  
以理義之心言之也。失其本心。人心有害。放其良心。  
放心不求。皆是此類。蓋悔者不能自強。愆者不能自  
克。此其所以為衆人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趙氏曰**  
考工記。鐘縣。平聲。謂之旋。旋蟲謂之榦。蓋縣鐘之紐  
也。其形如環。環有盤旋之義。于旋之上。為蟲形。以飾

之。自漢以來。鐘旋之上。以銅篆作蹲  
熊及盤龍獸名。辟邪皆旋蟲之類也。**蠡者**。倪結  
木

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蠡而欲絕。蓋用之者  
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也。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

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周禮冬官。下。匠

有。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涂九軌。國中。城內也。經緯  
謂涂也。經緯之涂。皆容九軌。凡八尺為軌。廣九軌。

積七十二尺則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  
此涂十一一歩也

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

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借此以為鐘歷年久之譬言禹在文王前

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

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文義本不可曉舊說相

承如此而豐氏差。初賣反較也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

是否也。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不可復

復扶  
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

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

言恐其不可也。華陽范氏曰孟子在賓師之位方以

仁義說齊王幸而聽其言故發棠邑

之粟然而不行王政孟子計終不合及

再飢孟子遂不復言度其不可言也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

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撻望見馮婦趨而迎

之馮婦攘臂下車眾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爲善士後能以行去聲爲善也之適也負

依也山曲曰嶮攖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

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於爲善事者不察夫義理之當然與否而必爲之蓋亦足以悅於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於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於衆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慶源輔氏曰齊人之所望於孟子者利也而孟子之所以自守者義也夫告君以發粟振民是亦美事固君子所樂爲者但是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義不獨復有所言耳君子之所爲與時變化不生故常唯義理如何耳豈徇其常所爲者以取人之屢快哉○新安陳氏曰勸王發倉賑飢仁也知時不可

言而不言知也通考朱氏公遷曰此於智之中有制事之義若孔子去魯遲遲吾行與膳肉不至不稅冕而行則智之中有愛君之仁又按齊人歸女樂孔子行是孔子所以去之本意膳肉不至而孔子行則以明其用心之忠且厚也此皆見聖賢見幾之智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性之所欲此即然有分去不食色性也之性

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願即欲也命則天理之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

不止為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

有命也。

朱子曰：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而言。五者之欲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為，然亦有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之極而不知限節，若以其分言之，固無不可為，但道理却忌地不得令人只說得一邊，不知合而言之未嘗不同也。

○新安陳氏曰：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於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通考朱氏公遷曰：命兼理氣言，貧賤而知有分，則是氣富貴而知有品節，則是理。此性也。有命之說不徇私以滅理，是命於理者，我能立之，不縱欲以傷命，是命於氣者，我能立之。此修身立命之說。二章皆以理御氣，皆以理制欲也。

又曰：性自氣稟食色而言，不謂性。兼為富貴貧賤者言之。動心忍性，專為困窮患難者言之。皆非特地論性，而推其語意脈絡，則所謂性者各有所指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

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邪。

朱子曰：橫渠有云：仲尼是非命邪。此命字恐作兩般看，若作所稟之命，則是嬰稟得智之淺，若作命分之命，則是嬰偶於

於此遂不知夫子此當作兩般看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任之於

父子也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

於賢否也哲聖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武粉反合而

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皆所謂命也或曰者

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朱子曰命也有性焉此命字

而言如舜遇瞽瞍固是所遇氣數然舜惟盡事親之

道期於底豫此所謂盡性大凡清濁厚薄之稟皆命

也一以所稟言之一以所值言之所造之有淺有深

所感之有應有不應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故當

盡性○或說以五者之命皆為所值之不同如舜之

於瞽瞍則仁或不得於父子文王之於紂則義或不

得於君臣孔子之於陽貨則禮或不得於賓主子貢

不能聞一知十則智或不得於賢者孔子不得堯舜

之位則聖人或不得於天道此皆命也然君子當勉

其在己者而不歸之命其義亦通○雲峯胡氏曰此

命字專指氣而言然氣亦有二清濁美惡氣質之不齊也高下厚薄脩短氣數之有異也○愚聞

之師曰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

之人以前五者為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

者為命一有不至則不復扶又致力故孟子各就其

重處言之前重在命後重在性以伸此而抑彼也伸後抑前張子所

謂義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己其言約而盡矣朱子

曰口之於味五者比同性之所欲然在天則有所具  
之在理則有不易之則皆命也是以不謂之性而  
付命於大仁之於父子五者在我則有厚薄之稟在  
彼則有遇不遇之殊是皆命也然有性焉君子不謂  
之命而責成於己須如此看意思方圓無欠缺處○  
口之於味等固是性然亦便是合下賦字之命仁之  
於父子等固是命然亦是各得其所受之理便是性  
孟子恐人只見得一邊故就其所主而言舜禹相授  
受只說人心惟危道心惟微論來只有一箇心人心  
如口之於味等若以為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却  
不可蓋有命存焉須著安於定分不敢少過始得道  
心如仁之於父子等若以為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  
不盡心却不可蓋有性存焉須著盡此心以求合乎  
理始得上云性也是氣稟之性有命焉是斷制人心  
欲其不敢過也下云命也蓋其所受氣稟亦有厚薄  
之不齊有性焉是充廣道心欲其無不及也此段只

要過人欲長天理前一節人以爲性我所有須要必  
得後一節以爲命則在天多委之而不脩所以孟子  
到入說性處却曰有命人說命處却曰有性○且如  
嗜芻豢而厭藜藿是性如此然芻豢分無可得只得  
且喫藜藿如父子有親有相愛底亦有不相愛底有  
相愛深底亦有相愛淺底此便是命然在我有薄處  
便當勉強以致其厚在彼有薄處吾當致厚感他得  
他亦厚如瞽瞍之頑舜便能使蒸蒸又不移奸○問  
仁淺禮智天道此天之所以命於人所謂本然之性  
者也○曰命有厚薄則是本然之性有兩般也若曰  
伊川以厚薄言人氣質稟受於陰陽五行者如此孟  
子不應言命若以氣質厚薄言命則是天之降才爲  
有殊矣曰孟子言降才且如此說若命則誠有兩般  
以稟受有厚薄也又不可謂稟受爲非命也大抵  
命流行物各有得不謂之命不可也命如人有貧富  
貴賤豈不是有厚薄知之於賢者則有小大聖人

於天道下有盡不盡處曰如堯舜性之則是盡天道  
湯武身之則是於天道未能盡也此固是命然不可  
不求之於性○潛室陳氏曰世人以上五者為性則  
見血氣而不見道理以下五者為命則見氣數而不  
見道理於是人心愈危道心愈微孟子於常人說性  
處却以命言則人之於嗜慾雖所同有却有品節限  
制不可必得而人心安矣於常人說命處却以性言  
則人之於義理其氣稟雖有清濁不齊須是著力自  
做工夫不可專委  
之天而道心顯矣

也。○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信人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去聲下同其為

入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朱子曰可欲是

為可欲是說這人可愛也只是渾全一箇好人其為  
入處心造事行已接物一皆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  
之善人矣○有可欲之善然後有諸已而充實將去  
若無可欲者則充實箇甚物譬如先討得真實藥材  
然後修治以為圓為散若是藥材不真雖百般羅碾  
畢竟不是○問可欲之謂善若作人去他恐與有

孟子卷之四 第二十五



諸已之損信不相協蓋有諸已。是說樂。可欲却似人說恐未安。曰此便是他有可欲處。入便欲他豈不是渠身上事與下句非不相協。○慶源輔氏曰先儒多以可欲爲已之欲如書所謂敬脩其願之意獨集註不然。可欲是別人以爲可欲蓋若以爲已之欲則說得太輕且人之欲有善惡之不同故也。

###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去聲臭如好去聲好色是則

可謂信人矣。慶源輔氏曰善固多端故集註言凡所謂善以該之如惡臭如好好色則表裏誠實無一毫勉

**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強假托之意也。

於身之謂信朱子曰善人者或其天資之美或其知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實有此善於已而無一毫虛偽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矣。

###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

外矣。朱子曰無待於外都是裏面流出來。○既信之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而不已焉則其所

有之善充足飽滿於其身雖其隱微曲折之間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實是如此做此是就心上說心裏都理會得充實之謂美是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充積實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慶源輔氏曰有諸已則已足知至意識之事然又

方得故云力在其善至於充滿其量蓄成實然後美在其中而無所待於外矣

###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引記樂美在其中而暢於四

支發於事業引易坤卦文言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朱子曰美

能充於內而巳未必其能發見於外也。又如是而不已焉。則其善之充於內者彌滿布濩洋溢四出而不可禦其在躬也。則瞻面盎背而施於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明是則所謂大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形見於外矣。故集註以德業至盛不可加言之。

###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不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扶又可見之迹則不

息不勉從七容反容中去聲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

子曰大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程子曰大而化

之只是理與已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不免有差至於化則已便是尺度尺度量物用之朱子曰大而化則其大者未能離乎方體形迹之間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春融凍解泯然無迹而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四時合序鬼神合吉凶矣是則所謂聖人者也。○慶源輔氏曰大則猶可以目見而指言至於化則無迹不可以目見不可以言傳無待於思惟無復於勉强從容自然與道為一而非人之智力所及矣通慶源輔氏曰生知安行是聖大而

化之是也。朱氏公遷曰：聖能至極言亦曰專言之者，凡言資質德性與衆人異者，此說性之之聖也。自學力推之，以至其極者，此說反之之聖也。孔子以性之之聖而加反之之功，斯所以爲聖之與至。

###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文有一等神人也。朱子曰：至於聖則造道入德之功至矣，盡矣，不可以有加矣。是其盛德至善之極，無聲無臭之妙，必有非耳目所能盡，心思所能測者，是則所謂神者，而非聖人之上復有神人也。夫自可欲而至於太則思勉之所及也，至於聖且神焉，則非思勉之所及矣。然非思勉之

而不已焉，則亦未有至焉者也。○問可欲之謂善，至聖而不可知之謂神。曰：善渾全底好人，無可惡之惡，有可喜可欲之善，有諸己之謂信，真箇有此善，若不有諸己，則若存若亡，不可謂之信。自此而下，雖一節深入一節，却易理會充實，謂積累光輝，謂發見於外，化則化其大之之迹，聖而不可知處，便是神也。所以明道言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或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辭。○南軒張氏曰：本領在可欲之善，信者信此者也。美者美此者也。大則充此而有光輝也。化則爲聖而其不可知則神也。至於聖且神，其體亦不外此而已。又曰：可欲之善，聖神之事備焉。人生而靜，皆具此體，至於化而聖，然後爲全盡於此者也。

### 樂正子三之中四之下也

孟子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

實也問樂正子以善名矣而以輔毀從子敖先館舍

後長者何也○栗子曰言在二者之中則其餘於

善而不足於信矣○慶源輔氏曰意者樂正子雖能

明善而亦工夫未到於善未誠使其誠有諸已則於

從子敖之事當如惡○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去

惡臭而自不嚮邇也○樂正子資質純粹

下同仁矣○樂正子資質純粹○樂正子志仁

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

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慶

輔氏曰張子并顏子言○程子曰士之所難者在有

以見學之不可已如此

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

以馴音旬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

不受變於俗者鮮矣慶源輔氏曰程子又發明學

不得自然趨將去故美且大可以馴致不然徒知其

善而若存若亡則為流俗所變而終亦必亡之矣○

新安陳氏曰此條○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

重在有諸已之信

可知之神上下下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

矣慶源輔氏曰尹氏上下下理之說尤得其要惟其

不可得而名故謂之神也○雲峰胡氏曰須看尹

孟子卷之七

三十一

非粗淺誦高虛惟在乎實有此善而力行以充之  
爾。○新安陳氏曰自善信至聖神高下固懸絕矣然  
雖聖神之極致亦不外乎自善信而充之生知安行  
之聖人固不必由科級而進學知利行以卜之希聖  
未有不由科級而進者可欲之善真能有諸已勉勉  
循循充而拓之以至於極雖比性之聖有生熟之  
不同豈有不能如身之之聖者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  
大略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

之新也

朱子曰楊墨皆是邪說無大輕重但墨氏之  
說尤出於矯僞少近人情而難行故孟子之  
言如此非以楊氏為可取也。○南軒張氏曰兼愛者  
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  
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於兼  
愛之泛也泛者猶難反耳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彀又從而撻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莖蘭也招胃

肩縣反也羈其足也

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  
賢之於異端距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距之  
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

孟子  
仁之至義之盡也

雲峰胡氏曰於異端距之甚嚴者至正不可以容邪義之盡也求歸

待之甚恕者至大可以容小仁之至也於此可見聖賢至正至大之心矣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

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

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時若并去聲取之則民力有

所不堪矣

新安陳氏曰用其一一時并取其二一時并取其三也

今兩稅

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民為邦本取之無度

則其國危矣

慶源輔氏曰此孟子言之以警夫取民無度者○問布縷粟米力役之征周禮

皆取之而孟子言用其一而緩其二○朱子乃有夏秋之辨夫夏秋之說始出於唐不知何所據而云○潛室

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作一時併征之耳月令孟夏蠶畢而獻繭稅孟秋農乃登穀始收穀布縷征之

夏粟米征之秋乃古法若唐分兩稅始於德宗楊炎非止布縷粟米之征乃是取大曆十四年應于賦斂

之數併而為兩稅名同實異失孟子之意矣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寶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新安陳氏曰諸侯寶

人氏而善政事以治之則  
有人有土而常為吾寶矣。

○彘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彘成括彘成括見殺門  
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小有才未  
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彘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  
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

猶信也南軒張氏曰不聞道則為才所役道者理義  
之存乎人心者也於此有聞則才有所不敢  
恃矣人之有才本不足以為人害惟無所本而徒用  
其才於是才始足以病已甚至有取死之道又不若

魯鈍無才之愈也小有才而未聞道者身且不能保  
為國者乃信而用之亡國敗家其何日之有○慶源  
輔氏曰才出於氣而有限才本自小道原於性而無  
方道本自大况曰小有才則又才之小者也顧義  
理而惟才是逞則行險僥釋無所不至不至於顛覆  
不已也孟子之言但述其理之當然耳不以是為奇  
中也學者不達而以是為奇則必以料  
事為明而駸駸然入於逆詐僥不信矣。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名業屨織之有次業而未成者蓋  
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屨來與

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字舊讀為扶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廢與廢同匿也言子之從者乃

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或人自悟其失因言

此從者固不為去聲竊履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

學者苟以向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

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慶源

輔氏曰先儒多讀夫子作夫音扶予而以爲孟子自說朱子獨以爲夫子而作問者自悟其失而言者蓋

不獨以殆非也下無曰字而知其然若以爲孟子之言則不惟露筋骨且非所以待學者將使學者不自重矣惟以爲問者之言則可取愚嘗謂近世好議論者往往以學者之失而議先生長者是其識量又不逮於當時織履者矣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者與入爲善之公也至於孺悲欲見則辭以疾膝更在門則不見容是又義之所當然也然教亦固在其中矣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爲此仁義之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



有不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慶源輔氏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皆本於性發於情而統於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稟所拘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能統於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遂至於其所不忍者或有時而忍於其所不為者或有時而為而性亦從而格之矣今教之以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推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如是則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仁義者得矣○西山真氏曰有所不忍不為者此心之正也能即是心而推之雖所忍者亦不忍即仁也雖所為者亦不為即義也通考勿齋程氏曰推廣善端滿其所受是之謂充理無不通行無不得是之謂達理無不通以心言行無不得以事言賜也達下學而上達君子上達慮患也淡故達皆理無不通也家邦必達欲速則不達

達不離道達道達德不成章不達達之天下皆行無不得也授之以政不達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則兼心與理言之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

踰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勝平聲

充滿也穿穿穴踰踰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踰之心而無不義矣南軒張氏曰人皆有所不忍皆有所不為此其秉彝之不可泯滅者也然有所

字不忍矣。而於術則忍之。有所不為矣。而於他則為之。此豈有異心哉。為私欲所蔽。而生道息故也。若以其所不忍而達之於其所忍。豈非仁乎。以所不為而達之於其所為。豈非義乎。自無欲害人之心。而充之。則其愛無所不被。仁有不可勝用矣。自無穿窬之心。而充之。則其宜無所不得。義有不可勝用矣。蓋其理本具於性。貴於充之而已。○慶源輔氏曰。此一節。因前說而教人。以充滿其本心之量也。無欲害人之心。即是所不忍。無穿窬之心。即是所不為。是心也。其量甚大。其用有常人能推所不忍。以達於其所忍。然後能充滿。其無欲害人之心。量推所不為。以達於其所為。然後能充滿。其無穿窬之心。量能充滿。其心量則其用有常。而仁義不可勝用矣。○新安陳氏曰。達如導水。自岷澮達之。川自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於其中也。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意。○通考。朱子曰。此心之量。足以包括天地。兼利萬物。只是人自

不能充滿。其量所以推不<sub>レ</sub>去。或能推之於一家。而不能推之於一國。或能推之於一國。而不足以及天下。皆是未足以充其本然之量。

###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其充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問充無受爾汝之實。朱子曰。惡不仁者。其為仁矣。不使不仁者加乎其身。惡不仁而不能使不仁者不<sub>レ</sub>心乎其身。便是不能充無受爾汝

之實也。看來實字對名字說，不欲人以爾汝之稱加諸我，是惡爾汝之名也。然反之於身而去其有，可爾汝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若我身有未是處，則雖惡人以爾汝相稱，亦自有所愧矣。○新安陳氏曰：朱子此條乃用趙註之說，與集註不同。蓋謂爾汝之名是惡人之輕已也。反身而去其可輕之行，是能充其無受爾汝之實也。人能充滿其無受爾汝之實行，則所為無往非義矣。意義較明白。○慶源輔氏曰：此一節事雖微而理愈密。夫人不受爾汝之稱，皆是羞惡之實心。存養之不加，體察之不至，則不受之心雖有得於此，而或遂失於彼，亦不能充滿其實心之量。而義有時而不行矣。惟能推所不受而達之於所受，而無所滲漏，然後能充滿其無受爾汝實心之量，無所適而不為義也。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餽之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

**不言餽之也。是皆穿窬之類也。** 餽音

餽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餽，卽此意也。便平聲佞

誅可以言隱默可以言皆有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

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形句例明

必推無穿窬之心，達於此而悉去上聲之，然後爲能充

其無穿窬之心也。朱子曰：餽是釣致之意。如本不必

說自家却強說幾句要人去動人，要去悅人，是以言餽之也。如今當與他說，却不說須故

爲隱難，要使他來問我，是以不言餽之也。不直心而私意如此，便是穿窬之類。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

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恁地。○問：此章先言仁義，

專言義何也。仁只是下路，只是箇不忍之心。若充此心，便了義，却下緒多。又問：人能充無穿窬之心，是就至粗處說，未可以言而高，與可以言而不言，是說入至細處否？曰：然能充無受爾汝之實處，工夫却甚大了。到這田地時，工夫大段周密了，所以說無所往而不為義也。使行已有，一毫未盡，便不能無受爾汝之實矣。達者推之也，是展開去，充者填滿也。須填塞教滿。○南軒張氏曰：以言取之者，其猶以詔為悅者乎？以不言取之者，其猶以默為容者乎？以是為穿窬之類者，似若有取之之心，故耳。此章始言仁義而未獨言義何也，蓋仁義體用相須者也。人之不仁，以非義害之也，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故反復再三。推而言之，使人知所用力也。○慶源輔氏曰：此下節事之微而理之密，又有甚於前者，故以士言之。夫不為穿窬無受爾汝，在士則有所不必道，然一語一默之微，發於計較安排，而有意探取於人，則是亦穿

踰之類。故集註亦以為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以見例。必推無穿窬之心而達之，於此類至纖至悉處，亦不容有不盡。方始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其義亦精矣。○雲峰胡氏曰：孟子首篇曰善推其所為，欲齊王即其不忍之心而推之也。末篇曰達曰充，欲人皆即其有所不忍，不為之心而達之，充之也。擴此心之用，無少壅遏，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充。集註論此達與充二字，而推之一字，凡五及之。達者推之始，充者推之終也。不推不能達，不達不能充。集註可謂能發孟子終始教人之本旨矣。先儒云：孟子平生工夫受用處，只在善推其所為一句。爾非朱子孰能發之哉。○新安陳氏曰：此章後二節，其言也。正其言行以充其羞惡之心，乃於稱謂語默日用之常事以求之精焉。語曰：色厲內存，其猶穿窬與？表記曰：君子不以色親，人情踈而貌親，在小人

則穿窬之盜也與。首可以擴充此義。所謂廣參玩。則朱氏公遷曰。此因。良心主乎學力而言。仁人心也。章未專言。仁人皆有所不忍。章末專言。義蓋仁體統。入不違。仁則義在其中。義頭緒多。不為非義。而後仁可得。而存體用本相須。而用功則有不同也。

○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施去

古人視不下於帶。記曲禮下。天子視不上於袷。音劫。不下於帶。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

帶則憂。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

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為言近而指遠也。朱子曰。就言近

指遠守約。施博四方。八面皆看得見。此理本是遠近。博約如。而行之。則自近約始。道理只是一。但隨許。多頭面去。又不可不去。逐頭面理會也。○慶源輔氏曰。言近而指遠。故測之而益深。窮之而愈遠。是君子教人之事。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南軒張氏曰。所謂指遠者。固存乎近。所謂施博者。固存乎

約也。不下帶而道存。言近而指遠也。蓋其所言。只在身中事。在目前者。取而至理。初不外是也。修身而天下平。守約而施博也。修身則本立。由是而家齊國治。天下平。皆其所推耳。○慶源輔氏曰。守約施博。故推之而無不準。動之而無不化。是君子治天下之事。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以自任

者輕舍音捨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朱子曰不知道者務為高遠之言則固荒唐而

無餘味然欲其近則又鄙淺而無深遠之趣也。不知約之可守則固泛濫而不切矣。然欲其約則又狹隘而無廣博之功也。然則所謂善言善道者非有道之君子其孰能知之乎。○南軒張氏曰舍其田而芸人之田者不治其身而治人之譬也。不務在己者而責諸人其自任亦輕矣。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汙

鳥故

壞不假脩為聖之至也

者

反之者脩為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

程子曰性之

反之古未有此語蓋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

行性也

朱子曰呂氏說性也。性下合添之者二字

有意利行而至於無意

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

則一也

程子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是孟子

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朱子曰湯武反之其反之雖同然細看來。武王終是疎畧成湯却孜孜向進如其伐桀所以稱桀之罪。只平說過又說桀之後惟有慙德武王數紂至於於極其過惡於此可見矣。通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

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反之舉成功而言惟其能身之所以能反也。又曰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乃所以性性也。但性之性者是性其性誠明之性是性其誠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言曰性之。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生者也。

經德不回非以干祿也。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中為行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乃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

有意於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非

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問信言語以正行莫

無害不。朱子曰言語在斯信若有意以此而正行便是有為而然也。○慶源輔氏曰若有意於中則必有勉強持守之意力懈意弛則必有所不中者矣。又曰三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其餘聖人之動無不中時也。豈有意而為之者哉。故集註斷以為聖人之事性之之德也。

###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

不計。蓋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去聲而為矣。此

反之事。董子所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

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

至行法以俟命者聞道死可矣之意也  
新安陳氏曰惟

聞道故生順死安雖死亦可惟行法故禍福皆一聽天命其意相類  
**呂氏曰**法由此

立命由此出聖人也  
新安陳氏曰以法與命移上聖人說聖人從容中道身即為度

法由我立與天為徒命由我出與天地合德與鬼神合吉凶如書云自作元命唐李泌云君相造命是也

行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朱子曰**聖人是人與法為一已與天為一學者是人未與法為一已未與天為一故須行法以俟命也○

行法以俟命三代以降惟董子嘗言之而諸葛忠武侯言於其君有曰臣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程子語其門人有曰今

容貌必端言語必正非欲獨善其身以求知於人但

天理當然亦曰循之而已矣此三言者所指雖殊要皆行法俟命之意○慶源輔氏曰法者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是也蓋莫非天理之當然如為君而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聽天所命我皆在所不計所謂俟命也雖未能如聖人之安行自然已非有為而為之矣

○孟子曰說大人則藐之勿視其巍巍然說音稅藐音眇

**趙氏曰**大人當時尊貴者也藐輕之也巍巍富貴高

顯之貌藐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靖和

尹氏曰藐者止是不以其貴勢威嚴為事而懼非謂便視他作無物也○朱子曰說大人則藐之蓋在於

說而言如曰見大人則藐之則失之矣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足藐之堂高數仞之類焉這為世



人把大人許多崇向富貴。萬事有言不敢。故孟子云爾。○今人不是畏大人。只是畏其巍巍然者。若能勿視其巍巍然而不失其畏大人之心。乃是真能畏大人者。○問孔子畏大人而孟子藐之何也。曰孟子藐大人。不視其巍巍然者而已。故雖不肯枉尺直尋。而齊人敬王。莫如孟子也。特以當世之士。以道殉久。內無所守。故特發此以立其志。使其意氣舒展。無所懼懼。而得以盡其所言。爾若君子以禮存心。固將無所不用其敬。豈於大人而反藐之哉。○慶源輔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為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一有所懼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敢盡柔弱者則必至於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為也。食前方丈。待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般樂飲酒。驅騁田獵。後車千乘。我**

**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老學者所當深戒也。**  
**程子曰**  
**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周子曰。養心不止於寡。而存取益寡。

之又寡。以至於無則。誠立。明通。○蔡氏曰。誠立而實體安固。明通而實用流行。○程子曰。欲寡則心自誠。荀子言。養心莫善於誠。既誠矣。又何養。此已不識誠。又不知所以養。○朱子曰。孟子只是言天理人欲相為消長。分數其為入也寡。欲則人欲分數少。故雖有不存焉者寡矣。不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多也。其為久也多。欲則人欲分數多。故雖有存焉者寡矣。存焉者寡。則天理分數少也。蓋多字對寡字說。若眼前事。事貪要時。這心便下齊。走出了。未便說到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本心便都分雜了。只減少便漸存得此心。問周子之言。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語其所至。而

不密其原則無首而進其序而不要其功或恐其安於小成也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伊川教人直是都不去他用心只是要得寡欲福這心最是難湯武聖人孟子猶說湯武反之也反復也反復得這本心如不通聲色不進貨利只為要存此心觀旅葵之書只受一犬而反復切諫以此見欲之可畏無小大皆不可忽○南軒張氏曰寡欲為養心之要然人固有天資寡欲者有天資多欲者其為久寡欲則不存者寡多欲則存焉者寡以是知養心莫善於寡欲也存者謂其心之不外馳也雖然天資寡欲之人不存固寡然不知存其存則亦莫之能充也若學者以寡欲為要則當存養擴充由寡欲以至於無欲則其清明高遠者為無窮矣○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求放心矣又言存其心矣操之則存舍之則亡心之存亡決於操舍而又曰莫善於寡欲何也操存固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

得志弗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

也吾何畏彼哉 棟楚危反般音盤樂音洛乘去聲

榱桷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

也此皆其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為而所

守者皆古聖賢之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 南軒張氏

曰藹讀如眇左氏曰以是藹諸孤藹小之也小之者小其所狹也視其巍巍然則動於中動於中則慕在彼之勢而屈在我之義矣使在我不知古制之守則為其巍巍然所動矣故程子曰內重則見外之輕微淡則見誘之小後為士者惟不知古制之是守故未幾志則有所慕既得志則行其所慕遂欲不已以

為下害上必寡欲而後能守古制守古制而後知自重知自重而後不為勢所屈使其身用而道行則生民受其福矣

○楊氏曰孟子此章以己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慶源輔氏曰孟子有泰山巖巖然之氣象便是指此等處言也若聖人則大而化之泯然不見其大之迹故不至如此然非聖人覺此而不為也德盛仁熟大而化之則自然不至有此等氣象矣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人之所不能無然多而

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於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為莫善於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克治之功哉故格物致知又所以為寡欲之要此又學者之所當察也

○慶源輔氏曰程子又極其微而言之學者須是於欲有所向處便加克治若待其張主則用力難矣

○雲峯胡氏曰孟子一書三養字皆切要語曰養氣曰養性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於理善養氣者在養性理具於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滋於欲善養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心存而性存氣不必言矣

○通考朱氏公遷曰此章與饑者其食章皆因論理欲而以理義之心言之一章言理欲相為勝負其要在寡欲二字一章言天理者人欲之害其要在無以爲善四字

○董氏彞曰養心則養性其中養氣則養心性之助此內外交也

養之

孟子全 卷之四 四十三

道也。寡欲。有養心之道。而在心者。又所以養心也。然心者。性之邪。郭性者。心之實理。心既養矣。則性安。有不得其養者哉。此所以養心。則養性在其中。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子曰。膾炙哉。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彘而切之為膾

彘之涉反。詳見論語鄉黨。炙之夜。黨篇膾不厭細。章下。反。

青肉也

勿軒熊氏曰。須看。不忍字。重。毋沒。而杯。圈。不。能飲。不忍。故也。○新安陳氏曰。不諱姓。喻食。

膾炙。諱名。喻不食羊棗。通旨。朱氏公遷曰。此章據其事實。而追論之。先君子。梧岡先生曰。曾子之孝。見於論孟者。凡三章。養曾皙。見其順親志。啟手足。見其重遺體。養志。是生能致其養。不食羊棗。是沒能盡其思。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吾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盍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

不若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慶源輔氏

則志大而畧於事可知直欲躡乎聖人之樂處則期  
望高遠可知終不肯做下學工夫後至於臨入之喪  
而歌不能改其舊可知在簡下字又該括得下兩句  
進取即是志大不忘  
其初即是畧於事也。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在狽乎在羆乎  
狽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  
其次也。狽音緝。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  
子字下豈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狽作狽有所不為者

知恥自好去聲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

下孟子言也。其次謂狂者。

敢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各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

形旬莊子莊子太宗師篇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

往行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戶  
反其言曰或猶也。

視而笑曰是惡禮記禮意禮記雖未必盡然必有此

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

檀弓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又言志異乎三子者

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曰其志嘽嘽然言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

者也嘽火交反

嘽嘽志大言大也重平聲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

一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敷救反也言平考其行則不

能覆其言也新安陳氏曰志大言大動欲慕古狂程

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

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慶源補

替之志固不止於如此然其不屑於事為其志直欲  
徑探乎聖人之樂處則與所謂嘽嘽然曰古之人古  
之人之意亦不相遠而其行有不能掩其言者則又  
自有不可誣也故集註取程子之說以釋之夫子與  
之若是與其志大言大也便是堯舜氣  
象若是亦謂古之人古之人之類也

狂者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獯也是  
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獯者之意狂有志者  
也獯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

屑潔也宋子曰狂者知之過獯者行之過○南軒張氏曰中庸云知者過之其狂者歟賢者過之

其獯者歟鄉原節所謂小人之中庸也○慶源輔氏曰狂者是合下氣質高明使自有所見者獯者是合下氣質貞固使自有所守者狂者則於知上所得分數多獯者則於行上所得分數多聖門學者必資中與和合德知與行並進然後為貴所謂中道者是也此等人既不可得故不得已而與夫狂獯也新安陳

氏曰以不善為不潔而不屑為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  
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慤克用字皆讀作反

愿謂謹愿之人也荀子榮辱篇孝悌愿慤以教此其事業○富國篇其臣主百吏汙者

皆化而脩悍者先化而原躁者先化而慤是明主之功也○正論篇上端誠則下原慤矣上公正則下易直矣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

德故以為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

就為幸淡惡去聲而痛絕之也以上釋萬章又引孔子

之言而問也慶源輔氏曰先儒皆以原為善不惟無

所據又既謂之善人則不應遂以為德

之賊故集註引荀子為證以原為愿且曰鄉人無知

其所謂原人謂之鄉原原字固淺狹又鄉人以為原

則亦非真愿者也

曰何以是喭喭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

之人行何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為斯世也善斯可矣

闒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行去聲踽其

禹反闒音奄踽踽獨行不進之貌凉凉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

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喭喭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

事必稱古人邪俗作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踽踽凉

凉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為此世之人

使當世之人皆以為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以上

皆釋鄉原周禮春官宗祫奄之言闒如奄人之奄閉藏之意也小人遠廟曰祫奄

如今之宦者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淡自閉藏以

求親媚於世此鄉原之行去聲也朱子曰鄉原務為謹

專務徇俗欲使人無所非刺既不肯做狂又不肯做

狷一心只要得人說好言不理會自己所見所得與



夫理之且非彼狂者嘖嘖然以古人為志雖行之未  
至而所知亦甚遠矣狷者便只是有志力行不為不  
善者皆能不顧流俗汙世之是非雖是不得中道  
却都自是為己不為他人鄉原反非笑之鄉原者為  
他做得好便人皆稱之而不知其有無窮之禍如五  
代馮道者此真鄉原也○慶源輔氏曰闞然媚於世  
此是鄉原之隱情匿志  
孟子說被其情狀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  
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曰非之無藝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

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人  
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

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類徒回反靡如水之下流眾莫

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朱子曰狂者所見過於高遠而行不到狷者能力行  
而見有所不逮二者皆可收拾入來至於鄉原則孟  
子敢斷然以為德之賊者蓋其居之似忠信行之似  
廉潔眾皆悅之使其回頭來却未可知只被他自以  
為是既把來做是了便休是以終身為原人而孟子  
以為德之賊也○南軒張氏曰此數句極鄉原之情

狀。非之無舉刺之無刺。言其善自矯。流俗能同。汗世能合。言其無所守也。以忠信廉潔。曰似則非。其矣。衆皆悅之。則異乎鄉人之善者好之矣。自以爲是。所以卒爲鄉原。而不可反也。堯舜之道。太中至正。亦理之存乎人心者也。此所謂善也。若鄉原所謂善。可矣。則出於一己之私。竊善之似而已。異端之於正道。如黑與白。本不足以賊德。惟道之不明。世俗之見。易以惑弱。故以爲德之賊也。○慶源輔氏曰。鄉原。既欲人以爲謹。慮故同乎流俗。而不敢自異。合乎汗世而不能自拔。故衆皆悅之。自以爲是。則又迷而不知反。故不可與入堯舜木中。至正真實之道也。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德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惡去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不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去聲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獯。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

德。慶源輔氏曰。佞者有口才。辯說。故以爲才智之稱。惟其能言。則其說多似義。而實不然。故以爲不義。巧言之人。徒尚口。而初無誠實。故以爲害。若鄉原。既譏狂者。故不狂。又譏獯者。故不獯。衆皆悅之。故人皆以爲善。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有似乎中道而實非。此理人所以恐其亂德而深惡之。據論語所載。

孟子大全 卷之九 五十一  
亦與此不同。雖有詳略然其意似而非。息則一也。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則斯無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經只是日常常行道理。

興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是鄉原

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世衰道微。大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異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平。正君

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

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矣。吳氏

通考

程曰：回互委曲掩覆也。是非以下八字皆所以貼正字且見不容邪慝之意。

尹氏曰：君

子取夫音扶狂狷者。益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

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

之者為夫聲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

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問反經之說。朱子曰：經便是大經。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且

先復此。大經天下事未有出此五者。其間却殺有曲折。如大學亦失指此五者為言。使大綱既正則其他

節自皆可舉。若不先此。大綱則其他細碎工夫如何做。○問經正遠只是躬行不及。政事曰：這箇不通分

做兩件說。如堯舜是端拱無為。只政事便就這裏做。○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

孟子論鄉原亂德之害而卒

以尹子戶經... 此所謂上策莫如... 有况異端  
 邪說。曰新月... 無窮。蓋有不可勝正者。惟吾學  
 既明則彼自滅熄耳。此學者所當勉而不可以外求  
 者也。○經正則庶民興。蓋風化之行在上之人舉而  
 措之而已。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見善明。見善  
 明則邪慝不能惑也。既人不之惑則其道自然銷鑿  
 而至於無也。歐陽永叔云。使王政明而禮義充。雖行  
 佛無所施於吾民矣。亦此意也。○慶源輔氏曰。集註  
 反經之說實辨異端。邪說之大權也。○雲峰胡氏  
 曰。此章言經正而下章則以聖人相傳之說繼之。不  
 無意也。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臯陶則見  
 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  
 能正五百生故言有餘也。通考仁山金氏曰邵子經

世之一之未歲在甲辰而帝堯即位。二聖相授至經  
 世之亥一百四十四歲而交甲會以運經世之二之子  
 歲在甲子禹攝之八年下至經世之三之卯歲在己  
 卯凡四百五十二年而成湯有天下下至以運經世  
 之四之亥歲在癸亥凡六百三十九年文王為西伯  
 以運經世之五至以運經世之六之未庚戌之歲凡  
 五百八十七年而孔子生又七十年庚申獲麟二  
 年壬戌之歲孔子卒至以運經世之七之寅乙酉之  
 歲孟軻至梁上去孔子  
 卒凡一百四十三生  
 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慶源  
 輔氏  
 曰天道固有常  
 亦不能截然整齊須有先後遲  
 速之理。曰  
 孟末之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但論其言故歷道其政事之實也。子以知言故歷其言。言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甲之體也。舜自心上說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言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而知之。言禹臯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臯可例其餘。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說而禹臯獨曰謨。蓋可見也。况洪範九疇。禹發之。天叙天秩。五典五禮。臯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許偉也。為湯左相。

去聲。○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於克。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

曰智自仁曰禮曰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散見于仲虺語中矣。吾以是知萊朱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易之作也。其於中古乎。文王明道之功大矣。○新安陳氏曰。萊朱與伊尹並稱而經傳不他見。仲虺作誥弘大精微。仁義禮智信皆開端言之。而德日新一言。文首唱之。湯盤銘伊尹咸有一德。皆因而述之。伊尹相湯。虺為左相。同時他誰與之。班者萊朱即仲虺也。必矣。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宜生為文王賢臣也。子貢曰。天式之道未墜於

地在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書之者亦有不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或曰尚

之士也散宜生於經傳不多見亦以為見文王之道

而知之者何也雲峯胡氏曰敬勝忘義勝欲之類

大公孰發之書曰茲廼彛教則

彛倫之教散宜生蓋有助焉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

遠也近聖人之居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

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秦時未遠通考趙氏惠曰孟

子之生雖不可知

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

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三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

九年景公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

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於穆

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倉沮

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復其年先後於穆共之間既

可見可 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有見而知之者矣則

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扶其 有聞而知之者乎孟子

堯舜至孔子率五百餘歲而聖人出所以異世而

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實賴同時之見

而知之者知之於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以此

之於後耳自孔子至今方百餘歲去孔子之時若此

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乎。○焉。後本皆  
 世之士。伊尹太公。又湯又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  
 乏。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  
 得之也。此其曰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蓋以同時言  
 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  
 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學者不以離其意可也。  
 於章末二句。則孟子之致意深矣。觀其所謂然而無  
 有乎爾。則雖若託於不居。而其自任之實。可見其  
 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歎其將絕。而所以啟夫  
 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於斯也。學者誠能深  
 考其言。而自得之。則古人雖遠。而其志意之所存者。  
 蓋無以異乎。且相與言而授受於一堂之上也。○雲  
 峯胡氏曰。論先後則不見之者。而孰有聞之者。是  
 則見而知之者為先。論難易則見而知之者。聚精會  
 神於一時之頃。而聞而知之者。心融神會於異世之  
 遙。是則聞而知之者為難也。通考東陽許氏曰。爾如

121

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然而無有乎爾。正謂在孟  
 子時。夫聖人之世。雖未遠。而當時見知者。今已矣。須  
 將此一節於一。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  
 串之下。乃見意。而憂後世遂失其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而又以見夫。音扶。下同。天理民彝不可泯滅。百世之下必  
 將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故於篇終歷序群聖之統。  
 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新安陳氏曰。此  
 之意。孟子隱然謂道統之傳在已。但其辭婉。其意深。非詳玩味之不能見耳。而又以俟後  
 聖於無窮也。新安陳氏曰。申言則亦無有乎爾之  
 以望後世聖賢之能傳者。此已

程子按孟子之  
絕學者張本矣  
其旨深  
得四字有深意蓋為聞  
知之者言也孟子所謂見而知聞而知者知其道也  
知其道者知其心也時有先後之異心無先後之  
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  
心之天理相繫默而識之不言而信此其為神會而  
心得之者歟通考朱氏公遷曰聖賢或正言以叙道  
統之所傳或因言而見道統之所在或直以為行  
謙不敢當語不無少異也其在孔門則克已復禮之  
功吾道一貫之旨乃其正言者若喟然之歎三省之  
學如愚之氣象皆因言而可見者也又竊論之孔子  
之道有自來矣然子思則兼堯舜文武言子貢則專  
以文武言孟子又專以文王言孔子亦自言文王既  
沒文不在茲乎蓋道一而已前而堯舜之道亦文王  
之道也下而武王之道亦文王之道也近舉文王而  
堯舜之道在其中上舉文王而武王之道在其中不

必疑其言

必疑其言  
之異也  
○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潞公

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

周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

行百世無善治平聲學不傳千載音無真儒無善治士

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

則天下賢音焉莫知所之人欲肆而天理滅矣

胡氏曰論語之末堯而後終之以武王孟子之末  
之以孔子道不行百世無善治武王以後事學不傳  
千載無真儒孔子以後事無善治而下又  
言道之不明其言有甚於道之不

先生生



千四百年之後新安陳氏曰孟子沒至明道生大約年數如此得不傳之學

於遺經以興起斯文為已任辯異端闢邪說使聖人

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雲峰

曰朱子贊濂溪先生之言曰道喪千載聖遠言濶不

有先覺孰開我人今言明道而不言濂溪者二程公

子受學於濂溪先生見而知之者也且孟子所述列

聖之相傳者非徒為其行道而言實為其聞知見知

有以明斯道而言也伊川墓述專言學不傳則道不

明之害而又深言夫明道之功正與孟子之意略合

故集註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

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明道之稱去聲情也哉情實也

名稱其

139

實也○慶源輔氏曰集註係以程子之說者見程子

果得其傳於遺經而孟子之說至是而遂驗也○雲

峰胡氏曰所向者人道之始事所至者造物之極功

學者不知所向則非有志於斯道者不足以知明道

不知所至則非深造乎斯道者亦不能真知明道也

趨向之正造詣之深庶乎可知明道之所以為明道

矣真知明道則真知堯舜以至於孔孟者矣善乎勉

齋黃氏之言曰由孔子而後曾子子思繼其微至孟

子而始著由孟子而後周程張子繼其絕至朱子不

始著朱子出而自周以來聖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

如大明中天昭晰呈露然則集註所謂百世而下必

有神會而心得之者朱子亦當自見其有不得辭者

矣○新安陳氏曰朱子繫以伊川此說者見得

之意望百世之下將有神會心得其道者而千四

年後果有程子者出焉見孟子之言至是而果驗

子不傳之絕學至是而有傳也觀解子所謂

以是傳之舜至軻之死不得其傳焉之見道統之  
傳至孟子而絕察朱子所列明道墓表之意見道統  
之傳既絕而復續也孟子朱子之意章章明矣  
吳氏程曰或疑伊川以明道上承孟子不及濂溪此  
其明道門人推尊稱美之辭見於伊川敘述而朱子  
深然其說要之程子之學雖有所受而得之經者為  
多故伊川自謂其得不傳之學於遺經而朱子序大  
學中庸亦直謂程子接孟氏之傳續千載之緒良有  
見矣○愚按明道嘗云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  
是自家貼體出來則其得之經者為多亦可槩見耳

### 孟子集註大全卷之十四終

慶安四年歲次辛卯夏四月日

洛陽後學石菴鵬信之訓點并校雠

石菴鵬信之印

